



# 春天裡的秋天



U  
10314  
7

# 春天裡的秋天

## 序

春天。枯黃的原野變綠了。新綠色的葉在枯樹上生起來。陽光溫柔地對着每個人笑。鳥兒在到處歌唱。飛翔。花開放着，紅的花，白的花，紫的花。星閃耀着，紅的星，綠的星，白的星。蔚藍的天，自由的風，夢一般美麗的爱情。

每個人都有春天的。無論是你，無論是我，每個人在春天裏都可以得着歡笑，得着愛情，得着陶醉。

然而秋天在春天裏哭泣了。

這一個春天，在那迷人的南國的古城裏我送走了我的一小部分的光陰。

秋天的雨落了，但是又給春天的風搖盪了。

在雨後的晴天裏我同着兩個朋友走過那泥濘的道路，走過那石板的橋，走過那田

畔的小徑，去訪問一個南國的女性，一個我不曾會過面的癡狂的女郎。

在一個並不很小的莊院的門前，我們止了腳步，一個說着我不懂的語言的小女孩給我們開了黑色的木柵門，這木柵門和我的小說裏的完全不同。這是本地的富戶的住家。

在一個陰暗的房間裏，我看見了我們所訪問的人。寬大的架子牀，寬大的涼蓆，薄薄的被，她坐起來，我看見了她的上半身。是一個正在開花的年紀的女郎。

在她對面一張長凳上坐了我們三個。一個朋友說明了來意，她只是默默的笑，笑得和哭一樣。我默默地看了她幾眼。我就明白我那朋友所告訴我的一切了。留在那里的半點多鐘的時間裏，我們說了不到十句以上的話。看見了她十多次秋天的笑。

別了她出來，我懷着一個秋天的苦痛的心。我想起我的來意，那一點想幫助她的來意，我差不多要哭了。

一個女郎，一個正在開花的年紀的女郎……我一生裏第一次懂得瘋狂的意義了。

我的許多年來努力，我的用血和淚寫成的書，我的生活的目標，無一不是在幫助人，使每個人都得着春天，每個心都得着光明，每個生活都得着幸福，每個發展都得着自由。我給人喚起了渴望，對於光明的渴望，我在人的前面安放了一個事業，值得獻身的事業。然而我的一切努力都給另一種勢力摧殘了。在喚起了一個青年的靈魂以後，只讓他或她去受更大的蹂躪和折磨。

於是那個女郎瘋狂了。悖謬的社會制度，不自由的婚姻，傳統觀念的束縛，家庭的專制，不知道摧殘了多少正在開花的青年靈魂，我的二十幾年的歲月裏，已經堆積了那麼多那麼多的陰影了。在那秋天的笑，像哭一樣的笑裏，我看見了過去一個整代的青年的屍體。我彷彿聽見一個苦痛的聲音說：「這應該終結了。」

在大裏的秋天不只是一個溫和地哭泣的故事，牠是一個整代的青年的呼籲。我要拿起我的筆做武器，爲他們衝鋒，向着這垂死的社會發出我的堅決的呼聲：“*Justice*”（我控訴）來。

作者 一九三二年五月作者。

春天裏的秋天

妹妹從家裏拍了一個電報來，告訴我：哥哥死了。

我不知道他是怎樣死的，我以前並不知道他生過病。我只知道他快要訂婚。

「做夢罷，哪裏一個人會死得這樣容易？況且在快要訂婚的時候」我對自己說。我就不再想這件事。我的環境並沒有改變。沒有一件事會使我感到我的哥哥已經死了。

第二天我又接到一個電報。這個電報包含着三十四個字，報告的還是那同樣的消息，不過卻比較前一個電報說得更詳細：我的哥哥死了，而且是自己用刀割斷喉管死的。朋友許在我的旁邊，他很關心地幫忙我翻譯電報。他的手微微顫動着。

「怎麼辦呢？」他絕望似地問。

我不開口。我卻用力捏自己的手臂，我暗暗地說：「該不是在做夢罷。」

許同情地，憐憫地望著我，看他那樣子好像我是個最不幸的人。

「你爲什麼要這樣地望著我？」我想問他，但是他默默地走開了。

我坐在沙發上，我看著牆壁上掛的那張珍妮·蓋諾的像片。她在對我笑。那個傻女孩，她許久就不對我笑了，爲什麼她今天突然對我笑呢？難道她笑我是一個不幸的人嗎？  
金黃色的頭髮，淡青色的衫子，健康色的皮膚，這一切和我又有什麼關係呢？她們都不過是紙上的，而且現在我的哥哥死了。

從珍妮·蓋諾的臉上我把眼光移到白色的牆壁。牆壁是白的，白得沒有一點黑影。但是漸漸地從那牆壁上露出了一個黑的臉，瘦的臉。

這個臉上沒有一點特徵，這可以是任何人的臉，你的，我的，他的，但他卻不是，牠只是我的哥哥的臉。

這種實是我的哥哥的臉，一個年青人的平凡的臉，這平凡的面貌就代表了他的平凡的生涯。

「我死了，我用我的手割斷了我的生命，」他忽然大大張開嘴說。

「不會的，我不相信，你明明在這裡說話，」我堅決地反駁說。

「那刀子，那劇痛，那最後的掙扎！沒有人知道我的心，沒有人會記念著我！我的一生就這樣地完結了，」他悲聲說著，兩隻陷入的眼睛裏落下了大的眼淚。

「如果死了以後還能夠說話，還能夠流淚，那麼死也就算不得什麼一回事，況且我們每個人都要死的，」我半信半疑地對自己說，聲音很低，差不多只有自己可以聽見。

「我不願意死，」他忽然扁了嘴說，那相貌變得真難看，嘴成了一個「一」字，眼睛成了兩根線。我睜大眼睛去看，那個臉不住地扁下去，成了像饅頭一樣地可笑。

白的牆壁還是白的牆壁，並沒有哥哥的臉嵌在那上面。

「呸！你在睜起眼睛做夢，」我這樣罵自己，一面吐了一口痰在地上。

桌子上還躺著電報，那三十四個字的電報。

## 二

「我把這消息告訴瑞時，她將怎樣安慰我呢？女孩子的心要軟些，她一定會哭。她一定會替我傷心，還是不告訴她好。」我這樣想，我以為想得很有理。

但是瑞來了，她已經從許那里知道我所知道的了。

「要是你以後再氣我，我就要像你哥哥那樣，」她扁起她的小嘴巴說。她也會扁嘴！從她扁嘴想到哥哥扁嘴，於是我給恐怖佔有了。「不要這樣說！」我伸手去蒙她的嘴，卻被她把我的手擋開了。

「去，我個地方去走走，」她突然站起來提議說，在桌上拿了那張電報紙做扇子扇。「到岩仔腳下的花園去罷，」我疲倦地回答說。

「不，我不高興到那里去，我討厭那個守門的馬來人！」她生氣似地一扭就把頭掉開了，電報紙被她擱在地板上。

「真是罪過，」我獨自說了一句，就俯下身子把電報拾起來放在衣袋裏。我又對她說：「還是到花園裏去罷，那里茉莉花開得真香。」我站起來預備走出去，但是我的心卻是一顆疲倦的心。

「好，就依你，」玲臉上露了微笑，這笑像恩賜一般地寶貴。她立在我的面前像女皇似地尊嚴。因了她，我忘了哥哥。因為我看見她在我的面前活著，而沒有看見哥哥死。

我們走出去了，她在前面，我跟着。我掩了木柵門。

鄰家的狗跑過來，望着我叫了兩聲，便搖搖頭擺擺尾巴走了。這差不多成了牠的照例的功課。

我們兩個並肩走着，但靠得並不很近。她好像故意避開，不和我挨近。這女孩真奇怪！我不明白她心裏在打什麼鬼條！

明亮的天，明亮的樹，明亮的房屋，明亮的街市。曲折的，向上斜的，濕青的馬路載着她，的細長的身軀。她的從短裙下面露出來的腿，被黑色的長統絲襪籠罩着，在那軟軟的路上圓熟地跳舞。

我們走過一個墓地。忽然她不向前走了。她攀着木柵，靜靜地望着那一排一排地立着的十字架，和十字架下面躺着的石棺。

一個青年女子會喜歡墓地，這事情多麼奇怪。「走罷，這墓地有什麼好看！」我不耐煩地催促她。她不理我，忽然她吐出笨鈴似的聲音說：「躺在這裏多麼安靜呀！」

「你——你羨慕——」我驚訝地吐了這兩個字，就連忙把口緊閉了，我怕我的嘴會說出不吉祥的話。

「不要打岔我，」她責備似地對我說，但聲音並不嚴厲，她把我的手握在她的柔軟的手裏，握得很緊。

我驚奇地望着她，但我也不再說話了。

「我想知道她這時的心情，可是這個女孩子的心情我怎麼能夠猜到呢？我終於對自己說：『呀！你以為有錢人可以逛天國嗎？』」

墓地裏有兩個鄰近的石棺上都放得有花圈。一個花園上面的花已經枯萎了，一個的還是很鮮豔。

「這一個是你的，」她指着鮮豔的說。「這一個是我的，」她指着枯萎的說。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直率地說。我起了不快的感覺。

「你不懂？」她回過頭望着我微微一笑。這笑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她的笑不應該是這樣，但事實上確實是這樣。這是病人的笑，她不是病人。這一笑要使我哭了。

「你騙我！」她又一笑。「你這樣聰明的人會不懂！——我的前途已經在黯淡了，所以我是這些花，」她又指着那枯萎的花圈。「你是那些花，因為你的前途還充滿了光明。兩個花園這樣挨近卻不在一處，恰像我們兩個。」

我的前途充滿了光明，至少有一百個人對我說過這樣的話。但從來沒有一個人說

得使我流淚的。

「你的比喻不對！男人是不能夠拿花來相比的，」我勉強做出笑容反駁說。我不說安慰的話，是因為說那樣的話會使我自己淌眼淚。

「可是我一生最愛的是花，」她真會說話，叫我無法駁倒她。她愛花是個事實，我每次到她那里去，總會看見一瓶新鮮的花。各樣顏色的花滿滿地插了一大瓶，放在條桌上，那壁上掛着一個中年婦人的像，那是她的母親。

「一個年青女子不應該在墓地裏久留，而且更不該像小偷似的站在牆外偷看，」我這樣說，用一陣虛偽的笑來掩飾陰鬱的思想。

「那麼走罷，」她突然放了我的手說。她馬上就轉身走了，並沒有一點留戀。到了花園門口，一陣茉莉花香向着我們的臉上撲來。

「怎樣？我並不騙你，」我滿意地說。

「我早就知道了！」她微微一笑。

我們走上石階，進了花園。那個守門的馬來人睜起兩隻小圓眼睛望着她，一面把手在他的紅格子布圍裙上面揩拭。他的臉黑黃得發光，圍着嘴生了一圈小鬍子。

「這東西真討厭！他的眼光刺得我的臉痛，」我們在馬來人的身邊走過了，她低聲對我說。「每次都是這樣！」

「誰叫你生得這樣漂亮！」我說着，我微笑了。

「你也說這樣的話？你也譏笑我？那麼我不和你好了，」她裝出生氣的樣子說，便拋了我一個人急急向前走了。

我不去追她。我望着她的苗條的背影，她的微微在飄動的短髮，我想起她這幾天來的言語舉動。我起了疑惑，我起了恐懼。

我在一株茉莉樹下找着了她。她坐在石凳上，頭埋着，像是在思索。小的白色的茉莉花朵落在她的頭髮上。

她一定看見我走來的，她卻裝着不見的樣子。

我走去，坐在她的身邊，伸手去握她的一隻手，卻被她把手掙脫了，我又一次去握她的手，她卻不再掙扎了，她反而把身子向我這面偎過來。

我嗅着她的頭髮上的茉莉花香，我握着她的柔軟的手。我不說話。我想用無言的話語去探索她的心。

左邊在樹叢中現露了一角深黃色的樓。提琴的柔和的賂帶一點哀訴的調子在空中飄蕩。那個馬來人帶着鼻音開始唱他的故鄉的情歌。

她的心在什麼地方，我不知道，我的心在什麼地方，我也不知道。

「林，你的哥哥自殺，是真的？」她突然擡起頭問我。

「為什麼不真？你不是已經看見了電報？」

「他為什麼要自殺？」她探索似地問。

「我不知道，」我直率地回答。心裏苦痛地想，她為什麼老是想這些不愉快的事，這些是一個年青女子不應該知道的事。

「用自己的手殺死自己，這究竟是不是可能的，我在想這個問題，」她用力地說，她的手在我的手裏微微戰抖。

「這不是你所應該知道的，」我說着，一面愛撫她，同時還努力和她談別的事情。

「可是我一定要知道，」她固執地說。

「那麼聽我說，當然是可能的，事實是我的哥哥已經親手殺死自己了，」我說這不願意說的話，爲的是想用這直捷了當的答語來阻止她的訊問。

「究竟是生快樂呢，死快樂呢？」她好像是在問自己。

「唔，你不再愛我了，」我失望地，悲痛地說，並不管她的問話。

「爲什麼？你怎麼會想到這件事？」她驚訝地問。「我不愛你什麼時候對你說過？」

「你的臉告訴我。」

「我的臉？你不是看慣了這個臉嗎？」她把臉送到我的嘴邊來，我吻了一下，這臉涼涼的，和從前不同的確這臉告訴我……

「你想一對愛人在花園裏，這樣好的天氣，這樣好的環境，不談別的話，卻談生死自殺的問題，哪里會有這樣荒謬的事！」

她不回答。過了一刻，她卻說：「不要多疑惑了，這時候我還在你的身邊，你卻想到我不愛你！」她的確聰明，用這話來掩飾了她的真心。

是的，她在我的身邊，可是她的心和我的心的卻隔得遠。究竟隔了多少遠，我也不知道。「愛，那是美麗的東西。她太美麗了，所以我不能夠佔有她。」她低低地說，像是說給自己聽。她的聲音像提琴那樣柔和，那樣地哀婉。

我望她的臉，臉上罩了一層雲霧，這雲霧使她變得更美麗，好像新娘披了面紗。但這新娘不會是我的。

我一把就抱着她，像抱着一件寶貴的東西。我淌下淚，一顆一顆的淚珠落在她的頭髮上，在那里發亮，像一些滾動的明珠。

「你哭了，」她接起頭說。她一笑，這笑，我想，比哭還動人。她用一根手指按着我的嘴。

唇，接着就印了一個吻在那上面。這吻來得非常快，就像電光一閃。

我要去吻她，她卻掉開了頭。

「玲，你今天的舉動奇怪得很，你變了，」我苦痛地說。「告訴我這是什麼緣故？」

「我自己也不知道，」她做出果然不知道的樣子。

「你有什麼事需要我幫助嗎？」我誠懇地問。「說，在一對愛人中間是沒有什麼隱瞞的。」

「我不知道，」她說得像孩子似地直率。

我心裏想：「難道我們的愛情已經開始在破裂嗎？」

太陽的影子悄悄地爬得不見了。黃昏的香氣包圍着我們。那個馬來人赤着腳在我們的面前溜來溜去。

「回去呀！」她站起來，挽着我的手臂。

我們又走着曲折的，下斜的路。

「送我到我的家，」她命令似地說。

「好。」

「我上午做了菜，留着給你喫。」

「真的？」

「還有酒。」

「我不想喝酒。」

「一個朋友送來的好酒，我留着等和你一塊兒喝。」

我不說話，掉過頭去用眼睛謝她。她的臉上露着一個微笑，像開花一般。雲霧已經消散了。

我們走着，轉了幾個彎，走上一個斜坡。在一個綠色的木柵門前認出了她的家。那里開着紅的，白的花。

推了門進去，走上石階，進了她的房間，一個少女的寢室。

「你在这里坐，」她指着沙發對我說。

她去條桌前面把那一瓶花端下來，放在沙發旁邊的凳子上。她把臉放在花朵中間，過後就轉進屏風裏面去了。

白的百合，紫的紫薰，黃的美人蕉。

我把臉也放進花朵中間，嗅那百合的清香和她的清香。

她端了菜碗出去了。

「我給你幫忙不好嗎？」我說，和往常一樣。

「不好，你不會弄。你給我好好坐着等喫罷，」她帶笑回答，和往常一樣。菜弄好了。一張小的圓桌上放着菜碗。我和她對坐着。

「味道還好嗎？」和往常一樣問。

「很不錯，我很喜歡喫，」和往常一樣答。

她從櫃子裏取出酒瓶。

「你看，這顏色和血一樣，多麼鮮豔！」她給我滿滿斟了一杯，給她自己也斟了一杯。她舉起杯子，我也舉起杯子。

我喝着酒，好像在喝自己的血。這血是酸的，苦的。這是從愛人的血管裏流出來的血。我喝完了一杯，我的臉開始發燒了。

「不喝了，」我放下杯子說。

她默默地又給我斟滿了一杯。她的眼睛閃閃的望着我，好像在說：「喝呀！盡量地喝呀！」

我又喝了一杯。

我看她已經喝了四杯了。

她的臉紅得可愛，眼睛發出強烈的光。這一對亮眼睛真迷人呀！

「我沒有醉！我並沒有喝醉！」她接連地分辨說，聲音像小鳥的鳴叫。

「你摸我的臉，我的額角，涼涼的，一點也不發熱！」她把手伸過來，拉了我的手去摸。

她的臉。

好燙的手！臉燙得像一團火在燃燒！她還說是涼涼的。

「是的，涼涼的，」我這樣騙她，這樣騙我自己。因為我想把手在她臉上多留一會兒。

「你喝，你喝，」她拿起酒瓶要給我斟酒。

「我不喝，再喝就要醉了。你也不要多喝，你從前並不喜歡喝酒。」我蒙着酒杯，望着她笑。

「醉了正好。心頭熱辣辣的。沒有別的思想來和我糾纏，好讓我寧靜一會兒，」她正經地對我說。

「為什麼還要疑惑呀？這時候我們在一塊兒，世界就是我們的，」她拉開我的手，強迫地給我斟了一個滿杯。

「今朝呀，只有今朝，我還是這麼窮……」她低低地唱起來。

「瑤，不要再喝酒了。你不聽我的話，我就要生氣走的，」我央求似地說。

她的紅臉上露了一笑，像晴天閃了一下電光。她揀了一筷子的菜送到我的嘴裏，說：「你喫。」聲音好像是蜜做成的。

我喫了。我很滿意。我望着她的眼睛。她笑，我也笑。

「我的頭好像有點發昏，」她忽然放下筷子說。

「一定是喝醉了，誰叫你喝那樣多的酒？」

「喝醉了不會的。我還要出去，坐划子在海上看星呢！」她睜起兩隻大眼睛，像晴天響了一個雷。

「你閉閉看，我可有一些兒酒氣，」她走過來，把臉對着我的臉，張開嘴噴了一口氣在我的臉上。的確是一口酒氣。

我忍不住撲嗤地笑出聲來。

「你再向我噴一口氣，我就要嘔吐了。你還說沒有一點酒氣。」

「我說你壞，」她輕輕地在我的頭上敲了一下，便又走回到她的座位上去。

「我有什麼壞？」我調皮地追問。

「總之你壞，」她扁嘴，她把椅子老是我這方面拉。

「我的心亂得很，林，」她把身子靠在我的手臂上，「我不想喝酒了，什麼我也不想  
喫了。」

「你喝醉了，我原說你會喝醉的，」我報復似地帶笑說，「還出去坐划子看星嗎？」

「爲什麼不去呢？」她賭氣站起來，但又馬上坐下去了。

她搖搖頭，說：「現在沒法硬嘴了，身子不爭氣，軟軟綿綿的，沒有一點氣力。」

三

早晨，我醒在牀上不想起來。

窗外白的，紅的花在陽光裏微笑。六欄門前響着腳踏車的鈴聲。

她的房主人家的小孩送來了一封信：

「林——昨晚醉了，沒有和你去海上看星。醉眼看星，也許更神祕，更有趣。你爲什麼不陪我去呢？今晚我們一定去，看星的網，聽海的私語。我的心悶得很，讓牠在海面上跑跑。」

「叫舟子把船多蕩幾個圈兒。你坐着，我把頭睡在你的懷裏。我望着星，聽着你的呼吸。我會覺得我永遠在你的懷裏。沒有一個人會看見我們，星兒不會洩漏我們的祕密。在那海上，世界是我們兩個的。」

「你教我認識星，那紅的星，綠的星和星的故事，許多美麗的星的故事。」  
在另一張紙上她又寫着：

「昨晚我哭了，我不知道是爲了什麼緣故。看見沙發上的淚痕和枕頭帕上的淚痕，我纔記起來我會經和你吵過架，不是向你哭訴了許多事情。」

「我現在不能夠記起那些詳情了。我問，我可曾觸怒了什麼？如果觸怒了你，你

可曾算恕了我麼？

「我本來不喝酒的，可是那酒顏色太鮮豔了！而且像血一般地滾。像血一般的酒，我怎捨得不喝呢？我這裏還有一大瓶，等著你來再喝罷。林，倘使喝酒是犯罪，我們就再犯罪一次罷。青年人本來是容易犯罪的。林，不要拒絕我，不要板起面孔，做一個道德的教師。」

還有一張紙條：

「這一束百合花是從我的花瓶裏取出來的，我知道你愛牠，特地選來送給你，讓牠代我陪伴你，讓牠的清香薰老你的道學氣。」

你的瑤。」

「花呢？百合花在什麼地方？」我驚奇地問那小孩。

「我不知道。什麼百合花？」小孩茫然回答。兩隻小眼睛瞪得很大，在我的臉上轉來轉去。

「她的信上不是明明寫着送一束百合花來嗎？這花在什麼地方？」我生氣地問。

「姑娘只叫我送一封信，並沒有交給我什麼花，」小孩誠實地回答。

「那麼去罷，」我生氣地說。

女孩子的心理真奇怪！不知道她究竟打些什麼鬼條！她一定是拿我來開玩笑。但我並不是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

「喂，喂，」我跳下牀來去喚那送信的小孩。「你回來。」

沒有用，小孩的影子已經不見了。只有一條狗在木柵門外慢慢地叫。

我的赤腳踏在熱地上，我陡然覺得我沒有穿鞋子。今天是個晴天。

白的花，紅的花，但我的花園裏沒有百合花。

教堂裏唱詩的聲音伴着琴聲隱約地送進我的耳裏來。呵，今天原來是禮拜日。

到什麼地方去呢……去找塔羅罷。

我正在打領結，狗叫了，木柵門在響。許來了。

「你家裏還有電報來嗎？」

「沒有。」

「信呢？信也應該來了。」

「是的。」

「以後就沒有一點消息嗎？」

「沒有。」

「你的哥哥爲什麼自殺？這原因至今還不知道嗎？」

「不知道。」

許坐在我的對面。我坐在沙發上，領口敞開，領結沒有打好。

兩個人沈默着。他的黃瘦的臉，微陷的眼睛表示出來他的生活的悲哀，一個報館編輯的生活的悲哀。

我望着他的臉，他望着我的臉。他的臉色陰沈沈的，那上面沒有陽光，像是在陰天。

「林，」他忽然用苦澀的聲音叫我。我擡起頭向窗外看。我覺得聽見一隻弱的叫聲。  
「林，我說你不應該，……」他又住了口。

我偏了頭看他，做出很注意聽他說話的樣子。

「你的哥哥死了，我沒有看見你哭過。」

「是的，」我冷淡地說。我看他的臉。那樣莊嚴的臉色，像法官在宣讀了死刑判決書以後。

他的話一點也不錯，我沒有哭過，我不能夠強迫自己流眼淚。

「你一點也不傷心，一點也不想他，你只想到瑤，」他慢慢地說。

「這是不應該的，你哥哥對你本來很好，」他依舊擺著莊嚴的面孔，但掩飾不過那

一對疲倦的眼睛。

「今天報館裏不去了嗎？」我突然問他。

我早知道他禮拜日是不去報館的，因為這地方禮拜一向來不出報。我問他，是故意

拿這話來打岔他，叫他不要繼續說下去。

「今天當然不去，」他疲倦地回答。他果然不說那些道德的話語了。

「那麼我們一塊兒去看瑞龍，」我急轉直下地說到本題。

「不去，我不高興去，」他不快活地說，像陰天的響雷。

我不去理他，我打好領結穿好西裝，就拉着他一塊兒出去了。

不快活的表情還現露在他的臉上；我禁不住在心裏暗笑。他真是個好人。他順受一切。他常常抱怨，抱怨生活，抱怨命運，抱怨一切他以為是不合理的事，但都沒有用。他自己卻終於跟着生活，跟着命運，跟着一切不合理的事走了。呵，可憐的人，可憐的好人！

太陽從樹梢上，屋頂上慢慢地爬下來，花在許多人家裏開。馬路上躺著樹葉的綠影子。人在曲折的路上走。小孩在木欄門裏笑。一個西洋的肥婦從轉角處閃過來，又在一個狹小的巷子裏不見了，那水牛似的肥身體像落在溝裏一般。

「報館裏的生活真討厭！就在這樣好的地方也享受不到自由的空氣，」許又在抱

怨他的生活了。他把頭仰起，望著從綠樹間顯露出來的藍天，讓那溫暖的陽光撫摩他的瘦臉，他的臉是常常見不到陽光的。他在報館做事已經好幾年了。

「你比我算是幸福。那電燈，那剪刀，那排字工人的血虧的臉，永遠是那樣單調，永遠是那發個人，永遠是那些疲倦的臉，」他呻吟似地說。

「那麼就索性不要幹下去罷，」我說，並沒有先去思索。我聽過他說那樣的話已經有許多次了。

「但是以後拿什麼生活呢？」他像受了鞭打似地問。

他的意思很簡單：人拿錢來生活，又拿生命來換錢。這就是說爲了生活就零碎地賣掉生命。他不願意賣，但又不得不賣。

「還有我的母親，那是最重要的問題，我按月要寄錢給她。我如果不做事，她又拿什麼來生活？」

不錯，他有一個母親，我不知道聽見他說過多少次。他常常想把母親接到這里來，但

是他的母親卻怕坐海船。他按月寄二十塊錢回家去，從來沒有一次延誤過，這我也知道。而且我也可以從他的臉上看出來，他寄過一次錢，臉上的血色總要減少一點。這母親是拿兒子的血生活的！

「有個朋友介紹我到南洋去，那里的位置也許比這里好一點。但是母親不願意我去。我也想去了那里離母親更遠了，以後要回家去看她，那筆路費卻是問題。況且這里報館的經理也不肯放我走。」

這是一個愛母親的人，我的朋友裏沒有一個人像他這樣熱愛着母親的。他看了慈母這電影，居然會哭一天。

「我一生只有一個親愛的人，就是我的母親，我愛她甚於一切。我爲了她也願意犧牲一切。」哭聲像許多顆珠子從他的口裏擠落了出來，他收不住了。

他有一個母親，他愛他的母親，他向着每個朋友說他愛母親。我呢，我的母親早已躺在墳墓裏了。我連她的墳墓在什麼地方也記不清楚。我沒有向任何人說過我愛母親。也

許我根本就是一個不愛母親的人。

在綠色木柵門前我們站住了。走進去，看見璚站在石階上，穿了一件粉紅的衫子，黑的短裙。

「好早呀！」她給我們一個微笑，春天的笑。好像陽光在花瓣上發亮。

「今天是你的休息日，」她對許說。

「今天早晨只睡了三個鐘頭的覺，」許回答，像秋夜的雨聲。

「我昨晚喝醉了，和林吵了架。」她發出銀鈴似的笑聲。話是說給許聽的。

「我們並沒有吵架，是她喝醉了，一個人在笑，一個人在哭。」我帶笑地分辨。同時心裏起了疑惑。

她為什麼老是記着我們吵架的事呢？其實昨晚上我們並沒有吵架。她喝醉了，人變得非常傷感，無緣無故地傷心哭起來。她不肯放我走，她要我陪她。她絮絮地向我哭訴了許久，說的盡是我不懂的話。

「許，你今天上午就在這里喫飯罷，我還有一瓶好酒。真好，顏色像血一般地鮮豔，味道像血一般地濃。」她的紅潤的臉上現了一個燦爛的笑。

她的笑使我忘了昨天的事，昨晚的事。她不能夠昨晚哭得那樣傷心，今天又笑得這樣燦爛。

「我現在不喝酒了。我的母親寫信來叫我不要再喝酒，」許說話時不帶一點遲疑。他相信母親就像相信聖經。

瑤把眉頭一皺，像受了針刺。燦爛的笑沒有了。一陣灰色的雲掩了她。「母——親，」她呆呆的念了兩遍。我知道她有一個母親，她的母親患了癲癱病躺在家里。

「瑤，」我喚她，我接連喚了兩聲，好像把她從夢景中喚過了來。

我們進了她的房裏。

條桌上依舊放着一瓶花。黃的美人蕉，紫的紫萼。新添了紅的薔薇。百合花果然不在瓶裏。

「百合花在什麼地方？」我想起了她的信。「你送我的。」

她指著屋中間的小圓桌，綠色小瓶裏插著一束百合花，正是昨天看見的那些。她去把花枝取出來，上面束著黃色絲帶，瓶裏沒有水。

「我已經決定把牠送給你，但是要你自己來拿。我想這意思你該懂得。」這意思一直到現在我纔懂得。

她要和我許下象棋。我一個人轉過屏風走到牀邊去。

綠綢的薄被，藍花的被單，繡花的枕帕，上面還繡了四個字：長毋相忘。這枕頭是一對，還有一個在我那里。

我嗅著一股清香，和百合花的香差不多。

「你在裏面做什麼？」她的銀鈴似的聲音飛過了屏風。

「我看看你的枕頭帕。」

「我的枕頭帕有什麼好看？你不是有一張同樣的快出來看我們下棋。」

「我要看你昨晚上的淚痕，你的信上說的。」

沒有她的回應。只聽見她撲嗤一笑。過後她似乎專心在和許下棋。

我在她的牀上躺下去，我把臉俯在枕上。微微潤溼的枕帕冰着我的燒臉。幽香沁入我的鼻端。我覺得我快要被這女孩弄到發狂了。

她時常在外面喚我，我裝着熟睡的樣子，不回答她。其實我卻在回想我和她認識的經過，戀愛的經過。我睜起眼睛在做夢。

#### 四

「鄭佩瑤。」

我第一次發見這名字，是在C城中學的點名簿上。我那時是一個新到的英文教員。我捧着點名簿，喚一個名字，就要停頓一下，擡頭注意地看那個答應的學生的相貌。

我依着點名簿上的次序喚了「鄭佩瑤」這名字。

意外的在前面響起了銀鈴似的聲音。一對少女的大眼在看我。瓜子形的臉，活潑的嘴上露了好奇的笑容。但一瞬間這個臉又調皮地埋下去了。我看見一頭濃黑的短髮。

這樣我和她就認識了。

她不住在學校裏，她卻來得很早，去得很遲。她常常到我的房裏來問我許多問題。後來甚至問些和我講授的功課沒有關係的。暑假後她再來時，我們就有機會一塊兒出去散步。

學校後面有一條小河，河畔有些龍眼樹，在那小樹林裏我曾經度過一些快樂的光陰。龍眼開花時我纔認識她。龍眼結菓時，我們已經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了。

龍眼樹，綠的葉黃的菓，她愛嗅龍眼，我也愛嗅龍眼。

那許多大樹，一簇簇的綠葉中間，一串串的青黃色小球垂下來。我們一伸手就可以折牠無枝。或者就在樹林裏面剝來喫，或者拿到河邊去喫。

淡白色的菓肉，褐色的核，青黃色的皮，兩個人的眼睛，各種題目的談話。於是我們就成了愛侶了。

我爲了她離開C城中學，她爲了我，最近也藉故跑到這里來。  
我住在我的朋友的家裏，她住在她的朋友的家裏。

## 五

我睜起眼睛做夢。這夢依舊是沒有結果。

我不明白這女孩的心理，尤其是近來的她有點古怪。

起先是她向我進攻的，我的陣線已經被她攻破了。我做了她的俘虜。她卻反而有點遲疑不定了。

我究竟應該怎樣辦呢？

女孩子真是壞東西。她常常把別人弄得心上心下，着急得莫奈何，自己卻裝做不知道的正經樣子。

她現在對我反不及從前了。她有了秘密了。

我究竟應該怎麼辦呢？

——以上是那些在我的頭腦裏盤旋的思想。

陽光在窗外燦爛地笑，風吹來片段的俄國人的歌聲，總是那悲愴的調子。

玲忽然低聲唱起你常在我的懷中這首歌。

我還躺在她的牀上，俯在她的枕上，想拿她的淚痕來潤溼我的臉，但是她的淚痕差不多要完全乾了。

「你，你懦弱的男子呵！」我暗暗地對自己說。

「這牀，這枕，於我又有什麼關係呢？要是我終於得不到她。」

「終於得不到她？這決不會，這思想簡直是不可能。我不能夠想到沒有她以後的年

活。」

「你，你懦弱的男子呵！爲什麼不把事情早點弄定根呢？爲什麼不把她完全征服來做俘虜呢？」

「她可以不愛我麼？她可以撇了我去愛別人麼？」

「當然可以的，比我強的男子不知有多少，比我們的愛情深過若干倍的也會破裂呢。」

——我這樣在心裏自問自答。

瑞在和許爭一個「車」，她帶笑地叫：「林，快來給我幫忙！你真正睡了嗎？快起來！」我站起來，正要走出屏風，忽然發見枕頭下面有一封信。

奇怪！這信我先前居然沒有看見。

我拿起信，看了封套，知道是她的父親寫的。收到時期在四五天以前。她的父親，她的  
那個憎厭外省人的父親。

我很想看信的內容，但我並沒有取出來看，就把原信放回在枕頭下面了。

我走出屏風，卻又失悔沒有看那封信。

我走到小圓桌前面，他們的爭「車」問題已經解決了。

「你真正睡了？我和你說許多話，你都不應！」她責備似地看我一眼，臉上沒有陰雲。

眼睛在笑。她的棋勢佔勝利。

許手裏捏着一個「馬」，許久放不下去，看他那沈吟苦思的樣子，我幾乎要笑出聲來。

她催他，沒有用。她低聲唱起步步嬌的調子，一面拿着棋子在敲。

「何苦這樣認真？下棋太沈悶！」我把棋盤提起，棋子全亂了，落了幾個在地上滾。

「你沒有道理！看着我馬上就要贏棋了。」她生氣地跺腳，一面追過來要打我。她咬

緊牙齒，但臉上還留着笑容。

我跑了一轉，就故意往屏風裏躲。她追過來，我就往牀上一躺。她來了，在我的頭上敲

了兩下，要我向她告饒。

我很快地在枕頭下面取出那一封信，拿在她的眼前一幌，便要拆開讀。驚惶的顏色掠過她的臉，她一把就把信搶到她的手裏。她不說一句話就揣了牠在懷裏，默默地走開了。

「瑤，瑤，」我喚了幾聲，我想不到這封信會使她這樣不舒服。我很後悔。我想安慰她。她默默地回頭來看看，她的眼睛一定在說話，只可惜我不懂。

## 六

許提議游南普陀，瑤有點遲疑，但也就答應了。我沒有什麼話說，去可以，不去也可以。三個人走在灑青的路上。陽光在我們的頭上跳舞，我們都沒有戴帽。她的臉上罩着一層雲霧。許的臉上掛着幾滴汗珠。我看不見自己的臉。

我記念着那一束百合花，她答應送給我的，牠們立在沒有盛水的瓶裏。我怕我回來

時牠們已經凋殘。

路上別的人在說話，我們卻沈默着。許摸出手帕揩汗珠。

荔枝花開了。蜜蜂圍着樹梢唱歌。金色的陽光掩蓋了的馬路上，動着長春的樹葉的綠影子。

走過花園，茉莉花香洗着我們的臉。馬來人唱着他的故鄉的情歌。

「春天真可愛呀！一個聲音在我的心裏叫。

我轉過頭去看她，她的臉上的雲霧已經在消散了。她頻頻伸手去理她的濃黑的頭髮。那一隻藕白色的手膀。

南方人的口音，顏色鮮豔的衣裳，高跟鞋緩步的聲音，紅花布的小傘。許指給我看，那是南國的美人。

熱鬧的街市，堆滿了紅綠色的水果舖，寫着大的「冰」字的咖啡店，穿着白色制服的英國水兵，在路上踱方步的華人警察，許多文法奇異的華文招牌。

——這些一齊衝進我的眼睛，我沒有時間把牠們連接起來。

一株大的榕樹遮掩了小的廟宇。門前鐵香爐裏在冒煙。許多洋房的門口釘着小的五色旗，這是神的旗，上面寫着神保佑的話。

到了碼頭，眼前展開白茫茫的水，許多有顏色漆過的划子泊在那里。

上了划子，我們是在海中。

「在海上看星，多麼好，」她說過這句話。我想起這話，我看天，天上沒有雲片。蔚藍的天，光明的太陽，黃白色的水。

划子慢慢兒向前動。風帶來涼爽。沒有大的顛簸，和在西湖坐游艇差不多。但西湖哪里有這般大！

陽光在水上滑，把水照得像緞子一般，但一隻帆船橫過來，把水劃破了。划子厲害地顛簸起來，水濺到了她的頭髮上。

我摸出手帕替她揩拭，她默默地讓我做同過頭微微一笑。

「瑋，你爲什麼今天不說話？」我壯起膽子問。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昨天喝醉了的緣故，」雖然依舊是銀鈴似的聲音，但銀鈴快要碎了。

我把她打量了一下，我想只要一抱，她就我的懷裏了。

我愛她，我比什麼時候都愛她，而且我只愛她，我願意爲她犧牲一切，但是我不能夠對着她把手伸出去。

我看着自己的雙手，心裏說：「動呀動呀！」一雙眼睛望着她，好像要把她吞在肚裏似的。但結果我卻默默地把頭掉開去看那隻有三個煙突的英國軍艦。

上了對岸，在途中我暗暗地對自己說，「你，你懦弱的男子呵！」我的臉上浮出了苦笑，這笑沒有人懂得。

到了汽車站，汽車一直把我們載到南普陀。

在車上我和她談話並不多，她把臉向外面看，看那路旁的景象。我問她話，她回答得

並不多。

許起勁地和我說話，因為這一帶地方他已經來過許多次了，而我還是第一次。下了車來，我發見一個半西式建築的廟宇。正有兩個穿著綠綢旗袍的時髦女郎從裏面走出來，我看見她們的臉，那個塗著黑白紅三種顏色的臉。後面跟著三個穿西裝的學生。

瑤馬上把頭扭過去了。那三個學生突然笑起來，略一停頓，又跟著那兩個賣春婦走了。

「你們男子真不是好東西！」瑤回過頭咬着牙齒在我的耳邊說。

我和許都笑了。我想說：「誰叫你生得漂亮！」但這一次我卻沒有說出來。

我們進了門看見兩邊立着的那四個可怖的巨人。到了正殿，看見幾個賣春婦在那裏丟卦。

「你看，她們這麼虔誠地跪拜。她們問些什麼事？難道是問生意嗎？」許竊笑說。

我也覺得好笑。我看瑤的臉色卻變得莊重了。

「你們想，難道做娼妓的女子就沒有靈魂嗎？」

她爲什麼要問這句話？那些女子有沒有靈魂的事，我從來就沒有想過，而且以後也不會去想的。我覺得好笑就笑。

「也許是的罷，」許說，「在她們錢是比別的一切更重要。」

「呸！你根本就不懂得女子的心，」她生氣了。

誰纔懂得女子的心？她們的心眼是那樣的！女子是那樣的複雜的東西！

「我們都不懂，你且說來聽聽，你是女子，你的話當然可靠。」我故意激她，我要引起她多說話。

她把眼光射進我的眼睛。我看她的臉那雲霧還沒有消散。沒有燦爛的陽光，是秋天的雲。秋天已經來了。

爲什麼秋天來得這麼快？春天呢？難道春天果真就一去不返嗎？

「說起來很長，幾天也說不完，反正你們不會懂。我只告訴你們一件事：我的小學時代的一個好朋友就在似娼妓。我知道她就是一個很好的女子。」

「你現在怎麼會知道呢？人是時常變的。好人也未始不可以變壞，」許反駁她，好像有着確信。

我猛然記起來，許是叔本華，司特林堡一流的人物，他憎惡女性，據說是因為他被女子拋棄過，但他自己卻不承認。

「那個朋友的確是一個好人，她完全是爲了父母的成見犧牲的。她最近還有信給我。」

這又是一件我不知道的事情，她以前並沒有告訴過我。

那個朋友也許是一個好人，但這和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知道的是瑤還有許多秘密，她並不告訴我。在從前我以為自己得了她的全個心，現在纔知道並沒有。

瑤也許往前走，我在後面跟着。我的心裏裝滿了妬忌，我妬忌那些她不讓我知道的

秘密。

迎面走來一些學生，一些女人。男人看見女人就笑笑臉。我的心卻被妒忌咬著痛。我做不出笑臉了。

到了泉水旁邊，許不肯走，在一塊石上坐下來，歇歇他的被編輯生活摧殘了的身體。「我們上去罷。」她向我看。她的話對於我和命令沒有兩樣。而且我也願意去。

我們穿過石洞，見着階梯就走上。她在前面，我跟着。她的脚步走得很快。我幾乎趕不上。

我覺得有點吃力了，但看她那活潑的姿態，我又只得忍耐着跟她走。

到了半山，似乎沒有路再上去了。在那個新建築的士敏土的亭子前面，我們停下了脚步，在石頭上面坐下了。

我是汗珠滿額了，慢慢地用手帕揩拭。

「你喫力罷，我倒不覺得什麼！」她的臉上現出小孩似的得意的笑，這是第一次。銀

鈴在晴明的春日響了。

春天，究竟是在春天呵！

我擡起熱的臉，去看蔚藍的天，自由的風。我的眼裏卻裝滿着一對大眼睛和兩根細長的眉。那一對大眼睛裏充滿着愛情，春天的愛情，南方的愛情，我想那不是幻影。

「林，」她喚我。

我們的眼睛又一次對視着。那一對大眼睛，那兩根細長的眉，並不是幻影。但是那表情卻變化得很快，春天，秋天，輪流地交替，在這樣短的時間裏。

「林你還愛我嗎，像從前那樣？」她忽然問，聲音像春夜吹的洞簫，陰雲蔽了眼睛，像要落雨了。

春天的雨呢，秋天的雨呢，我不知道。我的心在顫動了。

話是我想問她的，她卻先拿來問我，我們的心原來是一樣的心，但彼此都不知道。現在有機會剖出來給彼此看了。我卻怕，怕會起什麼霧遮掩了牠們，使我們剖出來看的，不

是真心。

「璐，我的性情，我的心，你是知道的。我不會說假話。我愛你，我比從前更愛你。」  
我的聲音抖着，我的心又急又怕，使我的話說得不快，怕我的話會被她誤解。

我的全身的血都衝到臉上來。我注意地望着她。

「動手呀！抱着她！把她抱起來，吻她，告訴她你的疑惑，你的苦痛。告訴她你要知道她的全個秘密。告訴她，她在這些日子裏所使你感受到的一切。」我覺得自己在心裏這樣說話。

我把頭擡起來向四周看。許多隻眼睛，許多個滑稽的面孔！

我的手抖得厲害，但牠們並沒有動作。

她不說話，只顧望着我。

「她已經知道了！快動手呀！」我暗暗地催促自己。

我看見了她的大眼睛裏的雨，瞳兒在微雨裏發亮。雨，秋天的雨，我的心也溼了。

「璐我愛你，我永遠愛你。沒有你我我是不能夠生活的。我恨不能把我的心剖給你看，讓你知道你在我的心底佔着什麼樣的地位。」我說這些話，像在唱詩。我覺得我把所有的話都說了，而其實我卻留着重要的話沒有說。

我的眼睛也被雨潤溼了，這雨是夏天的急雨。我聽見雷聲，在我的頭腦裏。我的一切是懸於毛髮了。

「不要遲疑罷，璐，我已經把整個的我給你了。爲了你我甘願犧牲一切。」我聽不見，看不見一切，除了她的聲音，她的臉。

「你不會有一點後悔嗎？你說甘願爲我犧牲一切。」這不是銀鈴聲，這是洞簫吹在秋窗風雨夕。

我的心又一次戰抖了。

「秋天來了，」我這樣感覺到。

「不會的，我決不會後悔。純潔的愛情決不會給人帶來後悔。」我想把全身的力量

用在這幾句話上面，要使她相信我並沒有一點疑惑。

「你爲什麼還要疑惑呢？難道你是變了心嗎？」我想這樣問她，但我始終沒有說出這一類的話。

「我相信你，」她吐出這四個字，卻把後面的話嚥下了。

我想我是得救了。

她相信我，她愛我，全部問題都解決了。但她爲什麼要嚥住後面的話呢？

我站起來，我看她的臉。陽光照在她的臉上。大眼睛裏有淚珠在閃爍。雲霧消失了。我又看到了春天。

女人的心，女人的臉就變化得這麼快。

「我相信你。可是你將來如果變了心，我就要割斷自己的生命，像你哥哥那樣。」

她也站起來，對我一笑。銀鈴聲又響了，我分辨不出這是響在春天或秋天。

她倒還記着我的哥哥，我卻把他早忘記了。

「下去罷，免得許在下面久等，」她說。

我跟着她走下去。在泉邊找着了許。那時她的眼睛已經乾了。

七

在她的家裏用了晚餐。

她送了我和許出來，木柵門關了。

我們在黑夜裏走路，我捧着那一束百合花。

漆黑的天，明亮的星的網，白的星，綠的星，紅的星。

靜的街市，清冷的路燈，稀少的行人。

我把臉放在百合花中間。花的清香使我忘了身體的疲倦。

「林，你今天在南普陀和她談了些什麼話。我看你們兩個的眼睛，像都哭過似的，」

許忽然問。

「這不是些愛情的話語」我把臉從花中間移出來。

「那麼爲什麼要哭呢？」

「我們並沒有哭，不過流了幾滴眼淚，愛情的話語常常會使人流淚。」

我並沒有說假話，但是我卻不會完全說出來。

「你不要怪我說掃興的話。你們這時候就流眼淚，將來一定不會有好結果，我早就看出來你們的戀愛不會有什麼好結果。我不是早就勸過你嗎？」

我的心裏頓時起了不快的感覺。我生氣地反駁他：「你是一個憎惡女性者，你當然不會說出什麼好聽的話。你不記得你後來又聲明你從前對瑤的觀察是錯誤的嗎？你不是也稱瑤是個好女子嗎？你對於戀愛並沒有經驗！戀愛沒有眼淚，這算得是戀愛嗎？」

「不對，我總覺得你們的事情有點不對。這是我的直覺。我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們且看着罷，我的經驗不會錯。」

他潑了一瓢冷水在我的頭上。

我不相信他的話，但是我不能不去想他的話，而且我又沒有確實證據證明他沒有經驗。

「你完全不懂！你的成見太深！我愛她，她愛我，那麼還有什麼問題？」我好像充滿了確信。

我很生氣，不再去理他。

「看，」許忽然指着天空說。

一線光亮從天空落下去，非常快，一瞬間就不見了。我好像聽見吹哨似的微音。

「隕星，」許自語道，他還把頭仰起在天空中找尋。「失去的星，」這聲音非常柔和，像在喚愛人的名字。他過後又用決斷的調子說：「我的經驗是不會錯的。」

最後的一句話對我好像是送葬的喪鐘，我陡地害怕起來。

我又把百合花遮着我的臉。花的清香使我憶起她的枕上的香。

她是屬於我的，無論如何我不能够失掉她。

我別了許，急急往回家的路上走去。

鄰家的狗聽見皮鞋聲，便爬在木欄門上叫。我走近了，牠認出是我，就馬上停住，擺了擺頭跑開了。

我捧了花進屋，給花瓶換了水，把花插進去，再把花瓶放在牀前的小桌上。

我躺在牀上，不轉睛地看着瓶裏花。

花有點憔悴，但還不會凋殘。我想，這一瓶新鮮的水會使牠們蘇生。我要好好地護持這花，牠們是我們的愛情的象徵。

八

經驗究竟會不會錯呢？我常常這樣地問我自己。

但我並沒有經驗。關於戀愛，我並沒有經驗。

春天來了，我接連地過了幾個春天。這其間也落了秋天的雨，但是秋天很快地就過去了。

秋天不會再來嗎？在我們的戀愛裏將永遠是春天嗎？

我這樣盼望着。

她的放大的照片送來了。我從牆壁上取下鏡框子，把她的照片壓在珍妮·蓋諾的像片上面。

她代替了珍妮·蓋諾，從牆壁上看下來，對着我笑。春天的微笑。濃黑的髮，細長的眉，亮的大眼，污潑的嘴，笑。

「我愛你，」活潑的嘴張開，銀鈴似的聲音響着。兩隻亮的大眼照徹了我全身體。我是在做夢麼？

「陪，我愛你，我永遠愛你，我愛你甚於一切。」我像唱詩般地說話。

在她的面前，我說着「我愛你」的話，一個人在房裏，我也說着「我愛你」的話。在龍眼花開時，我認識她，在龍眼菓熟時，我愛上她。現在龍眼樹又開花了，我還在對着她的像片說「我愛你」的話。

你，你懦弱的男子呵——我蒙着臉，睡倒在沙發上。

我記起了許的話。他曾經批評我說：「你是激情的俘虜。」

我希望這話是真的，我夢想我能做激情的俘虜，要是做到那樣，[瑞]早已是我的人了。我怎樣纔能夠使自己做激情的俘虜呵！那有福的激情的俘虜呵！我想我是要發狂了。

## 九

家裏來的電報躺在書桌的一角，已經被揉得很皺了。我清理書又在桌上發見了牠。

我是在一個多禮拜前接到這個電報的，但是到現在我還沒有寫信回家去問詳細情形。

爲了瑤，我忘記了我的唯一的哥哥。我愛了瑤就不愛我的哥哥了。他曾經那樣地熱愛過我。我們曾經在一起度過差不多全部的幼年時代的光陰。他比我只大了兩歲。

我現在又想起哥哥了，在他自殺了一個多禮拜以後。

我坐下來，開始給我的妹妹寫信，問她我的哥哥是怎樣自殺的，爲了什麼緣故，問她哥哥自殺後家裏的情形。

窗戶大開着。陽光帶笑地爬進來。花在窗外對蝴蝶微笑。蜜蜂和蒼蠅在房裏飛舞。我的心跟着文字在顫動。

不遠處送來提琴的聲音，拉的是哀傷的調子。我知道那是一個姑娘在拉，那個常常穿着白衣的姑娘。我走過她的門前，常常看見她坐在洋臺上，總是那煩愁的面貌。她似乎患着長期的病，不然，在這美麗的天氣，在這美麗的年紀，她爲什麼不到街上去散步呢，不

到花園去聞茉莉花香呢，不到海上去看星呢？

我把這一切都寫在信裏了。

狗呀，木柵門響，皮鞋的聲音，我知道是誰在走路，我的心突然顫抖起來。

「林」在晴朗的春天，響了銀鈴聲，多麼清脆。

她走進來，粉紅的衫子，黑的短裙，明亮的大眼睛，開花着春天的笑的瓜子臉。

我的筆放下了。我把信紙摺起來。

「我知道你一定在家。」她給我一個笑。

「你今天為什麼不到我那里去？」她又給我一個笑。

「我在寫信。」我站起來。

「給誰寫？」

「給我的妹妹。」

「我不信，我要看。」她扁嘴。

發。」

「你看。」我把信攤開，遞給她看。

她在書桌前面坐下了。

她注意地在讀，我在看她的臉色。幾片雲在臉上飛過，但依舊是晴朗的天。

「寫得好，像在寫一篇小說。」

我微笑。我的心裏在開花了。

「爲什麼不寫下去呢？是我來妨害了你？」

這時候我哪裏還有心腸去繼續寫信？

「妨害我？我知道你要來，我寫着信等你。這信，今天晚上可以寫完牠，反正要明天纔

「你的家裏有信來嗎？有什麼新的消息？」

「沒有。」

她微微嘆了一口氣，故意把眼光移到書本堆裏。

她爲什麼要嘆氣？她方纔逗笑得這麼燦爛，是爲了我的緣故？但我自己也沒有嘆氣！

我看她的臉，臉上被薄霧罩着，但霧在散了。春天還在她的臉上。

「但願她的心要像她的臉那樣纔好呀！」我暗暗地祈禱。

「林，我們去看電影，」在談了一些別的話以後，她忽然這樣說。

「什麼電影？現在時間不太遲嗎？」我去取表看，我的頭被春天的陽光撫着。蜜蜂在

我的周圍叫。

「葛雷泰·嘉寶的情劫，聽說很好。」

「嘉寶的片子你爲什麼喜歡看她的片子？那不是一個年青的姑娘所應該看的！」

「嘉寶，女明星裏面只有她纔算得上是藝術家，她的表演是最深刻的。」

「像你這樣的年青姑娘只應該去看瑞瑪·希拉，珍妮·蓋諾或者桃樂賽·喬伊

她們的片子，至於嘉寶，還是讓中年婦人去愛好她罷。」

「你完全不懂！你想像瑞瑪·希拉那樣的姑娘就可以代表了我們年青女子的個

性嗎？這就像有些女子把雷門·諾伐羅當作理想的男性，一樣地可笑。」

我不再和她爭辯了。我們已經沒有多的時間，須得急忙趕到電影院去。

在路上，我一面和她說話，一面在心裏想，這個女孩真古怪，愛喝像血一樣的酒，愛看葛雷素·嘉寶的片子。

十

差不多滿座的觀眾，黯淡的電燈，悶熱的空氣，帶鼻音的話語，女人的笑，小孩的哭。於是黑暗壓下來，一切都沒有了。

銀幕上現了人，現了動作，人和動作連接起來，成功了新聞片，滑稽片，愛情片。

周圍的世界消滅了，我們睜起眼睛在做夢。我偎著她，她偎著我。

青春，熱情，明月夜，深的愛，一對青年男女，另一個少年，三角的戀愛，不體諒的父親，金

錢，榮譽，事業，犧牲，背約，埃及的商業，熱帶內長的歲月。

沒有父母的少女，酗酒病狂的兄弟，純潔的初戀，信託的心，白首的約，不辭的別，月夜的驟雨，深刻的心，創痛，無愛的結婚，丈夫的欺騙與犯罪，自殺與名譽，社會的誤解，發狂的兄弟的責難和仇視，孀婦的生活，永久的祕密，異邦的漂泊，沈溺，兄弟的病耗，返鄉，兄弟的死，終身的遺憾。

久別後的重逢，另一個女人，新婚的妻子，重燃的熱情，匆匆的別，病，玫瑰花，醫院中的會晤，愛情的自白，三角的戀愛，社會制度的阻礙，偕逃的計劃，犧牲的決心，覆轍的死。

——許多的人在嘆氣，電燈燃了。藍色布帷拉了起來。什麼也沒有。我們依舊是在中國，不過做了一場歐洲的夢。

我拭了自己的潤澤的眼睛，我看她的大眼，那眼正被雨洗着。

她挽了我的臂，緊緊的偎着我，我們在人叢中擠了出來。

她低着頭，許久不說話。

「這個社會完全是壓迫我們女子的，」璐忽然恨恨地說。

這句話深深地打進了我的心坎。

我記起了方纔在銀幕上，那個女人在病牀上醒過來發見自己的那瓶玫瑰花不在了，支持着病軀一個人跑出病房來找尋她的花，我看到這里，我的眼睛也開始模糊了。這時候璐緊緊偎着我，把她的頭靠在我的肩上。我聽見她兩次重複念着那字幕上的話：

「我的花，你們把我的花拿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我只要你。」

我覺得我了解璐的心理了。我的心爲她哭了。

女人的一生是供給人流淚的材料。葛雷泰·嘉寶的確是個藝術家，璐的話不會錯。但是璐爲什麼也要說：「你們把我的花拿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她的花明明在她的身邊。

「璐，那只是做的戲，並不是真的事情。真的事情決不會有這樣湊巧。」我做出一個笑容。我自己也覺得笑得有些不自然，因爲我並不想笑，卻想嘆息。

「你不知道，這樣的事正多着呢！做一個女子，命運是很悲慘的。」聲音裏有了眼淚。我怎麼知道女子的命運悲慘呢？我又不是女子，但爲了她的緣故我也想哭了。

「唔，我們一塊兒去喫西餐，好嗎？」

我壓抑下一切的感情。我又裝出一個笑容。

「不。我不想喫東西。我只想回到家裏去哭。」

她差不多已經在哭了。

我想說：「唔，你是不是已經不愛我了嗎？爲什麼在我的身邊，在愛人的身邊，在愛情熾熱的時期裏，卻只想回到家裏去哭？」

但我什麼也不說。我默默地揩自己的眼睛。我的心在痛，爲了她的緣故，也爲了我自己的緣故。

「我送你回家去，」我到底說了。

「不，讓我一個人回去，不要你陪我。」

她第一次和我說這樣決絕的話。我不由得想起那銀鈴的聲音，但是銀鈴已經隱了。

我暗暗地對自己說：「她開始在討厭你了！等著罷，等著那被遺棄的時候。」

我馬上又自己更正道：「不會的，她不會拋棄你的，她不是那樣的女子。」

我這樣說卻不能夠止住心痛。我依舊想問：「她究竟是不是想不愛我？」

粉紅的衫子，黑的短裙，俯首的姿態。

我愛她，我愛她甚於一切，我不能夠讓她失掉。

我不再向她說話。我的眼光卻不離開她的身子。我的眼光會說出我的嘴不敢說的

話。但是她不會聽見。

她走，我也走，我終於伴著她回家，我們隔得很近，她不會看不見我。

我在心裏說：「終於是我送她回家了。」但是我在路上卻不敢喚她，或者對她說安

慰的話。

到了綠色的木欄門，我放心地說：「現在沒有問題了。」

「噤，不要傷心，到房裏休息一會兒就好了。」

「好好地約我出去看電影，卻弄得這樣傷心回家，是我得罪了你嗎？有什麼話，你儘管說呀！」

我屏着呼吸地等候她的回答。

「讓我安靜一會兒呀！」她對我說話，卻不給臉與我看。

她站在門前不走了，我也不走，我看她，她看地。

「你現在可以回家去了。」

她說罷，電光似地把眼睛給我一睇。她很快地推開木柵門進去了。

門依舊關閉着，她站在門內，背靠着門。

「噤，」我把嘴放在她的耳邊低低喚了一聲。

她不應，也不動一下。

我想我久站在這裏，她也會久站在這裏。但是她需要的是休息。

「唔，讓我進來罷，我還有話對你說。」

「你明天來。今天讓我安靜一會兒。我不願意見一切的人。」

她不掉過頭。我知道今天是沒有希望了。我很想知道她這時候的心情。但我有什麼

方法可以知道呢？

「唔，我走了。」我輕輕地在她的耳邊說。

我真個走了。故意做出很響的腳步聲。

「她會轉身來看我，」我想。

「她會開門出來，」我又想。

「她會追來喚我進去，」我再想。

「腳步放慢點呀！我對自己說。

「回過頭去看呀！我又對自己說。

「再去求她一次呀！我再對自己說。

腳步真個放得慢慢的，走幾步路就回頭去看一次，沒有用。

木欄門沒有開，門內是空空的，粉紅衫子和黑的短裙不見了，沒有誰出來喚我。

我折回去，又走回來。

「被熟人撞見又怎樣呢？豈不會被人笑話嗎？」我對自己說。

「還是回去罷，反正還有明天。」

我一直走回家，沒有見她來追我。

晚風輕輕蔽我的頭，黃昏的香氣沁入我的鼻。鄰家的白衣姑娘坐在洋臺上，近鄰的

那隻狗立起來抓著木欄門叫。

我望天空，天空還很亮，銀白的半圓月，三四顆明亮的和黯淡的星。

進了房裏，我忘了肚餓。我摸出電影說明書，一把就將牠撕碎了。

我恨恨地說：「嘉寶這女人真害人，不淺！」

花瓶裏無力地躺著那一束百合花，花已經凋殘了。

百合花，那是我們的愛情的象徵。  
我想哭，想爲那百合花一哭。

十一

「她真的不愛我了嗎？」

「不。她並沒有說過不愛我的話。」

「她還是像從前那樣地愛我嗎？」

「但是她爲什麼又會有今天的舉動？」

「這是愛的表示呢，還是不愛的表示？」

我躺在牀上這樣自問自答，終於得到結論——

「你不知道女人的心理呀！」

「她原是要你進去的。」

「女人說不愛就是表示愛，說不要你進去就是要你進去，說想一個人獨自哭，就是要你去安慰她。」

「離了怙怙，離了含蓄，離了轉彎，就不會有女人。」

「你原應該回轉去安慰她，你失掉機會了。」

「你，你懦弱的男子呵！」

躺了一陣，覺得沒有意思，又站起來。

「明天去買一張葛雷泰·嘉寶的像片來掛在房裏。多看葛雷泰·嘉寶的像片，也許可以知道女人的心。」終於這樣對自己說。

扭燃電燈，去看喀的照片。

她不笑了。

我馬上把背掉過去向着她。

「還是寫信罷，」我想，「給我的妹妹寫信，寫些關於我的自殺了的哥哥的事。」  
「被愛人拒絕了時，就想起哥哥來了，」我慚愧地想着，把那封未寫完的信找出來。  
腦筋似乎變得很遲鈍，許多要說的事情一時都想不起來。  
我一面寫一面淌眼淚。不知道什麼緣故我今天只想哭。  
我對哥哥自殺的事情，似乎有一點了解了。

十二

大清早我就到她的家去。我想昨天的事情已經過去了。  
我看見她從綠色木柵門裏走出來，換上了藍格子布的衫子。  
她遠遠地就給我一個微笑。  
「林，」銀鈴聲送進了我的耳裏。

我看她的臉，像春天早晨那樣的美麗。

「我以爲你不會來了。」

「我爲什麼不來呢？我只問你昨天忽然不理我是什麼緣故？」

「那是昨天的事。」她笑。

「今天呢？是不是又要不理我？」我也笑。

「不要再提那件事了。總之，昨天是我不好。」

「你現在到什麼地方去？」

「到你那里去，給你道歉。」

她的聲音今天特別好聽，像音樂那樣地美麗。

她給我的心上灑了露水，我的心開花了。

「她原是愛你的。你，你多疑的男子呵！」我在心裏對自己說。

「現在還是回到你的房裏去，還是到別的地方去？」

「好，你就陪我去買一點東西。在這樣美麗的春天的早晨，散散步也好。」  
金黃色的陽光，明綠色的樹葉，花的香，鳥的叫，高大的岩石，曲折的道路。

熱鬧的街市，水果店，咖啡店，魚鮮店。沒有樹，沒有花，只有人羣，穿着短衣的人羣。

在窄小的巷子裏，找着一個窄小的書鋪，在那裏面陳列着幾本舊小說。這里的人原來是不需要資本的。

我們走了好一會。

「我好氣呀！這樣大的地方連一張嘉寶的像片也買不出來。」  
她也要買嘉寶的像片。

「那麼過海去罷。那邊一定有賣的。」

那邊果然有。她買了兩張，送了一張給我。

嘉寶的像片，那個主演情，動了無數觀衆的眼淚的嘉寶。

依舊是那個嘉寶，濃的長髮，悽哀的面龐，有着皺紋的寬額，冷冷地說着使人流淚的

話語的嘴，秋天的雨洗著的眼睛，正像在從病房出來抱著那一束玫瑰花的時候。

「看著嘉寶的像片，你就會認識女子的偉大。在全社會的壓迫下面，掙扎，受苦，滅亡，這就是我們以愛為生命的女子的命運。」

她送那像片給我時，說了以上的話。

我看著那個瑞典女人的像片，我想起了情劫裏的女主角。我接連地說：「不可能，」我想果然會有那樣的女子麼？

我和她在一個酒樓裏喫了飯。

我和她在一塊兒過了一個整天。

晚上，我從她家裏出來，一隻手拿著嘉寶的像片，一隻手拿著她送我的一束玫瑰花。夜是很靜的。空氣非常柔和。月光給道路染上銀白色。風吹動着地上的樹影。提琴的哀怨的調子在空中盪漾。一個高的女音在唱夢裏情人的歌。

月光溫柔地洗着我的全身，整個島嶼充滿了玫瑰花的香氣，我的心醉了。

回到家裏我祝福着自己：  
你被女子愛着的人有福了。

### 十三

妹妹的信終於來了。似乎遲了一點，但這是一封長信。  
大意是哥哥自殺了，原因是爲了愛情。

哥哥愛上了一個親戚的女兒，那女的也愛他，這是純潔的初戀，和電影上的一樣。  
但是同時愛上那少女的還有兩三個青年。

金錢，門第，榮譽，事業，妨害了愛情。哥哥的求婚得不到女家的允諾。  
詩一般的初戀成了深刻的心的創痛。

女的嫁到別人家去了。同時祖父要強迫哥哥娶一個他所不愛的女子。

哀求和反抗都沒有用，別的方法也沒有用。

結果是一把刀割斷了喉管，是親手割的。

他的短促的一生就這樣結束了。

他的死引起了恐怖多於眼淚和同情。

他的永久安息地是在父母的墳墓旁邊。父親和母親同睡在一個墳墓裏，許多株柏樹圍着他們。他的墳前有幾株小桃花，不會結果，但是在春天要開花的，開那粉紅的花，就像他所愛的那個姑娘的臉頰。

妹妹還說哥哥寫得有遺書。等她整理後抄一份寄來。

我等着讀哥哥的遺書。我想那上面一定有許多我應該知道的話。

但是我不能夠等到那時候，我的眼淚就淌出來了。

我哭他，不僅因為他是我的哥哥，不僅因為他曾經愛過我，還因為他是被女人拋棄了的男子。

在嘉寶的時代還有被女人拋棄的男子，還有像我的哥哥那樣爲了愛情自殺的男子。我想不到。

塔說了謊。在這個社會裏不僅是做女子的命運悲慘。我的哥哥也是一生得不到春天的。

春天，爲什麼春天不是爲着每個人而存在的？

嘉寶的像從牆上看下來，她沒有笑。永遠是那樣悲哀的面龐。

她有什麼話要向我伸訴？難道還是向我說做女人比男人命運悲慘嗎？

「塔，你給我一個解答罷。」

十四

早晨去看塔，她不在家。

房門開着。桌上留了一個字條：

「不要等我！我出去看一個朋友。什麼時候會回來不知道。桌上有兩包糖，留給你喫。這是我的家鄉裏的產物。喫着糖，你不要忘記我。好好地回家去，就不要出來。晚上我會來約你坐划子在海上看星——落。」

我把字條吻了吻，珍重地揣牠在懷裏。

我喫着糖就想親她的嘴唇。她的嘴就像他家鄉的糖，甜蜜蜜的。但是她並不讓我天天親她的嘴唇。

我不聽話。喫過中飯我又去看她，在她的牀上睡了午覺，她依舊不回來。

我想她也許會一直到我的家去。我便跑回去尋她。我又在自己的牀上睡了一覺。

黃昏，她還沒有來。我想她也許不來了。

今晚是一個很好的星夜，伴着她在海上看星，是多麼有趣。

我急急跑去尋她。

她在家裏。

電燈關閉着。人卻在房間裏。我先聽見抽泣的聲音。

一定是她在哭。

我扭燃電燈。

屏風敞開。她伏在牀上哭。

我喫驚地站住了。

「唔，爲什麼事情哭？你不是約我今天晚出去看星嗎？」

她不答話。

「什麼事情？什麼事使你這樣傷心？是誰欺負了你？」

她還是不答話。

「究竟是爲了什麼緣故，你說呀！即使是我得罪了你，你也要給我說個明白，我纔好向你陪罪。何苦把氣悶在肚皮裏，白白哭壞了你的身子。」

我覺得我的一切都懸於毛髮了。

「不是你，」她抽泣地說。

「那麼什麼事呢？快告訴我。難道在我們兩個中間還有什麼秘密嗎？難道愛情還不夠溫暖你的心嗎？告訴我，你要什麼呀？爲了你，我什麼事情都可以做，生命也可以犧牲。快說呀！」

「你將來會知道的，」她說，聲音真像洞簫拿在秋窗風雨夕裏吹，將來現在不是要活活急壞人嗎？

她有祕密，無疑的。既然我將來會知道，她爲什麼現在又不說呢？

不管這些，我愛她，我疼她。她的悲哀好像就是我的悲哀。她哭，我也傷心。

我俯下身子，偎着她。在她的耳邊低低說了些安慰的話。

起初是我安慰她。後來我也哭了。我哭得傷心。我把許許多多該哭的事情放在一起哭。

兩人止了淚時，淚眼相對着，笑了。不知道爲什麼而哭，不知道爲什麼而笑。愛情好像是遊戲。

但是我覺得從來沒有過像今天這樣更愛她的。她似乎也是這樣地愛我。我們煮了茶喝。她殷勤地送我出門。

我離開她的家，時候並不很遲。

夜的確美麗。星色的天空佈滿了棋子似的星羣。

在左邊天空裏我找着了獵戶星。中間的三顆斜斜的排列成一根短線，外面嵌了四個星點，連接起來可以成一個不正確的方形。四個星點中那一顆紅的獵戶甲星閃耀得很明亮。這七顆星是我的老朋友。每一次繁星在我的頭上閃耀時，我都可以不同的地方找着牠們。

啊，永恒的星！

但願我們的愛情也會像星一般地永久。

十五

早晨她送了一個字條來，那時我還沒有起牀。

「不要來看我，我早晨出去買一點東西，是和一個女朋友一塊兒出去的。這一束百合花送給你，把牠放在你的枕邊，讓她伴着你做一個好夢。等你的夢醒時，我就在你身邊了。——唔。」

我接着百合花，我把牠放在臉上。我嗅着花的清香，我就想起了她的髮香。

「唔，」我把這名子接連唸了不知多少遍。我沈沈地睡去了。

一覺醒來，不知道時間早過。睜開眼睛就嗅着花香。

百合花依舊躺在枕畔。她卻不在我的身邊。

我的第一個思想就是「去看她罷。」

我不再去想別的一切。我急忙地穿好衣服出去了。  
溫和的風，新鮮的空氣，圓亮的陽光，綠葉的影子，花的香，鳥的叫，我的輕快的步子。  
春天真美麗！尤其是這產生愛情的春天。

我在路上跳，我在路上笑，我的鼻子嗅着百合花香，我用不熟練的聲音哼着我的萬  
歌之歌在何方的歌。

很快地我就看見她的門了。

「慢慢兒走罷。她想不到我會來的。第一句話，和她說什麼呢？」我對自己說。

「她真的出去了？還沒有回來罷，門也許是鎖着的。」這樣想，心就發抖了。

「她和什麼人一塊兒出去呢？那個女朋友是誰？」

「她也許根本就沒有出去，她故意騙我。本來愛情裏就充滿着遊戲。」

但是，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本柵門一開，裏面閃出兩個人影，兩個臉龐電光似地在我的眼前掠過，一個女的，一個

男的。

女的便是，男的是一个三十幾歲的人，那面孔是我不認識的。也許我根本就沒有看清楚他的臉。胖面孔，嘴唇邊鬚根短鬚，這大概是不會錯的。

他們把背向着我走了。

「那個男子是誰呢？」

我的全身的血都衝到臉上來。

「她騙了你。追上去揭穿她的假面罷，」我對自己說，就提起腳。

「那個男子是誰呢？是她的什麼人？」我又站住了。

「一定是她的情人，怪不得她近來行動總是鬼鬼祟祟的。」

「不要演滑稽劇罷，」我提醒自己。

我呆呆地立在那里。藍格子布的衫子和青曜曜的中山裝在轉角處消滅了。

我靜靜地放他們走了。我站在那里不作聲，怕他們會回過頭來看見我。

我慢慢地走到綠色木欄門前。

綠色木欄門在陽光裏多麼好看，門裏開着紅的，白的花，

石階上，她的房間開着窗戶，卻拉了白色帷幔遮住屋裏的一切，透花的白紗貼在綠紗窗的細格子上。

我把手握着木欄門注意地看了這一切。

我的心在痛。嫉妬在咬牠，失望在咬牠，寂寞在咬牠。

我依舊在注意地看。

我爲什麼要注意地看這一切呢？難道因爲從今天起牠們就和我沒有了關係嗎？這我自己不知道。

「我要在這里守一天，一直守到她回來的時候，」我對自己說。

「我回去，一定要傷心地哭一場，」我又對自己說。

我想哭，我現在就要哭，我不能夠等到她回來。

哭罷，你被女人欺騙了的男子呵。

我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去了。

路上沒有陽光，沒有花香，沒有樹影。並不是沒有，是我看不見了。我所看見的，只是我自己的悲哀。

今天路變得特別長。

回到家裏，倒在沙發上，像走過了長的路程。

「爲了一個女人，是值得不得哭的。我不要做一個給女人作消遣品的男子。」

我這樣說，但是我的眼淚卻自己淌出來了。

我的眼淚竟然會有這樣多！

「自殺。」我的腦裏忽然現了這兩個字。我的哥哥原是自殺死的。

「受了女人的欺騙以後，自殺是最好的報復辦法。」

「但是她會不會知道我是爲了什麼自殺的？」

「恐怕她不會知道。」

「即使知道了，於我也沒有好處。我那時不會再有知覺，而且她也不會傷心。」

「寫一封遺書罷，像哥哥那樣，這會使她在社會上名譽破產。」

「社會上的人未必就相信我的話。反正她活著有嘴替自己辯護，我卻不能夠從墳墓裏爬出來說話。」

「即使社會上的人都相信我的話，於我也不會有什麼好處。有的人會罵道：『這蠢材！』有的人會把我的故事編成劇本在舞臺演唱賺錢。受了女人欺騙而自殺的男子不知道有多少，卻從沒有看見一個女人受懲罰。」

「那麼就把她殺了罷。讓我第一個來懲罰欺騙男子的女人。」

「但是她太可愛了。殺了她很有點可惜！」

「那麼就殺了那個穿中山裝的胖臉男子罷。殺死了她的情人，看她以後還騙不騙我！」

「但是那個男子不見得就是她的情人罷，我以前並沒有看見過他，而且她既然愛他，爲什麼又要騙我呢？她很可以不理我。」

「那個男子也許是她新近纔認識的。」

「但是她爲什麼要愛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我不見得會比不上他，她不會爲了他就拋棄我。」

「她一定是想把兩方面都抓住不放。」

「不，她一定不是這樣的女子。我愛過的女子決不會是這種人。」

「而且看他們走路的樣子，也不像是一對情人。」

「那個男子一定不是她的情人。」

「他們並不是故意避開我。我爲什麼不追上前去問個明白呢？」

「是的，我應該追上去和他們說話。那麼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是我自己不好。她不是叫我不要去管她嗎？我爲什麼不相信她的話？」

「你多疑的，懦弱的男子啊！」

最後的一句話是我的結論。

那一束百合花在枕畔現了憔悴的樣子。

我忘記了把牠放進花瓶裏。她是特地送給我的，我卻不好好地護持牠。我跑到牀前把花抱在手裏。我用力量開始消散了的清香。

「她知道這情形，她也會痛哭的。」我這樣想。

我把花瓶換了水放了花進去。我想這清潔的水會使花蘇生了。

「花呵，你要活着，活着來證明我們的永久的愛情。」我在心裏暗暗地祈禱。許突然走進房裏來。

他望著我的臉，現了驚訝的顏色。

「林，你剛纔哭過？」

我不作聲，把臉掉開去看嘉寶的像。

「你爲着什麼事哭？」

我依舊不作聲，卻把眼睛移到瑤的像片上。

「一定是爲了愛情，爲了瑤。」他在沙發上面坐下來。

「林，我原說過你們的愛情不會有好結果的。」他忽然說，聲音裏充滿了悵懣。

「你信口亂說，」我生氣地駁他。

「我勸你不要把愛情看得那樣重，人不單是靠着愛情生活的。」

我想插口說：「那麼人是靠着金錢生活的罷。」但我並沒有開口。

「你爲了愛情忘了友愛，爲了瑤忘了你哥哥，這也是不應該的。況且在你這樣年紀正可以做點事情，卻閒着整天和女人厮混，再不然就是躺在家裏哭。哪里還有一點男人氣？」

他說話就像在唸書。我覺得我的面前放着一本司特林堡的小說集。

「難道他今天也看見了瑤和那個男——嗎？」這一個思想像電光一般閃進我的腦

裏，

但是我馬上就對自己說：「這些話你已經聽慣了的，管他幹什麼！」

我忽然走到書桌前，從抽屜裏取出妹妹的信，揀了中間的幾張遞給他說：「你看罷，這是關於我哥哥自殺的消息。」心裏想：「拿這去塞住你的嘴。」

他讀着信，先嘆幾口氣。後來說：「你看，這就是前車之鑒。」

「但是有些人，他情願受女人欺騙，一直到底，一點也不抱怨，你把他怎樣呢？」我執拗說。

「那也只好由他去。譬如前面有口井，我叫你不要跳，你一定要跳，那有什麼辦法？」  
「那麼你就閉嘴罷。」我說着笑了。這笑並不是快樂的笑，是生氣的笑，但並不一定對他生氣。

出。

十六

早晨，我起牀不久，她就來了。

「來得好早呀！」我故意說。

「你在說反面話。是不是你還記着昨天的事？」她笑，這是秋天的笑，我一眼就看得

「昨天的事」臉一紅，我的聲音就戰抖了。

「昨天我說來卻沒有來。」

原來是這件事，並不是別的事情。

「問她呀！昨天的那個人是誰？」我催促自己。

「昨天的那個——」我說了五個字卻接不下去。

「那個什麼呀？」她的臉上起了淡淡的紅雲，大眼睛在我的臉上一閃。

「那個女朋友——你早晨和她一塊兒出去的。」

我覺得說話有點吃力，同時臉開始紅了。

「你在說謊呀！她會更正的。」我這樣警告自己，安慰自己。

「呵！那個女朋友，是的，她從我的故鄉來，我要陪她玩幾天。昨天我和她去遊了南，菴，玩了一個整天，早晨去，晚上回。在划子上我們還看星，那些美麗的海上的星。」

「編造得好故事！」我心裏生氣說。

看她說話時那種不自然的樣子，就知道她在說謊。而且我的眼睛昨天看見了的。

「我也知道你們會玩一個整天，所以我並不等着你來，我很早就睡了。」

我也會說謊話。我想我拿謊話來回答謊話，並不算錯。

但是我今天早晨起得並不早，又怎麼說呢？

「那個女朋友明天就會回去。那時，就不會再有人來打岔我們了。」

看她說這句話的樣子，又好像說的是真話。

「你的那朋友叫什麼名字？」

「她叫做——林秀娟。」

「林秀娟，」我唸着，心裏想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胖面孔，鬍根短鬚，名字叫做林秀娟，我差不多要笑了。

「百合花開得這樣好。昨天我先叫那小孩去買，買回來不好，我幾乎氣得哭，後來還是自己另外去買的。」她走去看着書桌上的花。

這一次她說的似乎是真話；我想應該感激她，應該寬恕她，雖然她在別的時候說了謊。

百合花果然開得很好。昨晚一夜的功夫，牠蘇生了。看見牠我很快活。

百合花是我們的愛情的象徵。現在我們的愛情不也是可以蘇生的麼？

我們於是開始像平常一樣地談話，談着愛情的話。

起初我還明白哪一句話是假的，哪一句話是真的，後來即使是假話，我也就當作真話信了。我是這樣，我想她也是這樣。

愛情這東西真古怪，說牠像一種遊戲倒可以，不過這遊戲不是要人去玩牠，卻是牠去玩人，牠玩得高興時給人一點酒，否則給人一些眼淚。

她說謊也好，她不愛我也好，我不去管那些。只要她時常來，只要她送給我笑，送給我花，那就夠了，反正我愛她，我會把假話當作真話聽。她還送給我吻，那更好。

# 十七

哥哥的遺書來了，並沒有許多字，總共算起來字數不到一萬。

這遺書不是一天寫的，看那筆調，從開始寫到末尾，大概經過了一個多禮拜。其實並沒有末尾，末尾是些圓點，表示還有許多話沒有說完。

「我自殺，是我自己情願的。我自己想死，沒有什麼人強迫我。對於我的自殺誰也不負責任。」

這番開始這樣說。

「我想死，因為我覺得死了比活著好。生不使我留戀。我留戀的是……」

「我愛她，我到死也愛她，我到死還祝福她……」

「我自殺不是爲了愛情，是因為生活不能忍受。不能忍受的生活應該把牠毀掉，別人已經說過這樣的話。」

一直到死，我的哥哥還說著漂亮的話。

但下面，在另一天裏他卻寫著：

「她爲什麼要嫁到×家去呢？她不是屢次對我聲明過她不愛那個人，她只愛我嗎？她不是屢次說愛情是至高至上不受一切環境的束縛嗎？」

在另一天裏他又寫著：

「她真個嫁了！妹妹告訴我，她是她自己情願嫁到×家去，雖然那主意是她的母親出的。」

「從前的約言都是假的。我好笨呀！被她騙了這麼久，我還死心塌地般相信她。」  
在另一天裏他又寫着：

「可憐的是你們這些受了女人的欺騙至死不悟的男子呀！自殺罷，你們還是去毀滅好！」

後來又寫：

「我自殺了，我果然會留一個陰影在她的心上，叫她永遠忘不掉我嗎？」

「恐怕不會罷，女人的心本來就是善忘的。」

有一天寫：

「我不是爲她自殺的，爲着一個女人自殺太值不得。」  
後來寫：

「我的確是爲她自殺的，沒有她我不能夠生活下去。沒有愛惜的生活，還算得什麼生活呢？人生並不單是喫飯睡覺的。」

又一天寫：

「過去的生活是多麼值得憶懷呵！明月夜，風雨夕，春天的花園，秋天的郊外，那時候世界好像是我們兩人的。那時候世界上只有花，只有光，只有愛，只有溫暖。現在呢，一切都成了慘痛的回憶了。」

「她，拿去了我的全量的愛的她，那一個說話就像唱歌，笑起來就像祝福的少女，多麼天真，多麼純潔。她會忍心離開我到別人的懷裏去嗎？她會把那些神聖的約言，一塊兒忘得乾乾淨淨嗎？她會把臉上塗得又紅又白，身上穿得花花綠綠，整日裏跟着那個人在戲園裏，在商場中，在牌桌子上去鬼混嗎？」

「不會的，我相信她是不會的。我寧願自己死，不願意看見她那樣做。但她竟然做了。」  
「看見了嫁後的她，不由我聯想到紅樓夢裏面的妙玉。爲什麼世事的安排，總是這

樣不如意呢？」

在另一頁上他又寫着：

「不自由的婚姻，沒有愛情的結合，舊的傳統觀念……我的幸福完全給牠們毀壞了。難道爲了牠們，我還有活下去的必要麼？」

「不體諒的祖父呵，不體諒的她的父母呵，我們的青春完全給你們奪去了！你們可曾知道沒有青春的生活是怎樣慘痛的生活麼……」

在另一頁上又寫着：

「我要的你們不給我，我不要的你們定要給。我的心你們不知道，你們卻把你們的心當作我的心。」

「你們只圖一時的痛快，你們卻奪害了我的一生了。你們難道不知道這悲劇一旦上演，就會演一輩子嗎？」

「那樣的生活是零碎的被殺，與其那樣，不如……」

另一天裏他又寫：

「我已經預備好我的刀子。牠會解救我，使我脫離這不能忍受的生活。」

「我喝了一杯玫瑰酒，這好像是錢行的酒，這個世界在給我送別。酒的顏色紅得像血一樣。我在喝自己的血。」

後來寫：

「月亮很美麗，我不能夠在這樣的月夜裏死。」

「我很想再見她一面，在月下，穿着她的淡青色的衣裳，帶着天真的微笑。我只要和她說一句話，或者跪在她的面前受她一吻，那麼我縱然就墮入萬劫不復的地獄，也是甘心情願。」

「然而這只是一個永遠不能實現的夢。從前的她已經先我死去了。」

另一天又寫：

「動手罷，決拿起刀子來。你對這生活還有什麼留戀嗎？」

「每個人都要死。我也是要死的，與其零碎地被宰割，不如讓我自己拿起刀子來，

「一切都是沒有疑義的了。衆人活着，我死。她活着，但是我所愛過的她卻死了。

「我喝着最後的一杯玫瑰酒。我有點醉了。

「明天也會有人喝酒，那酒是用我的血做成的。

「等着明天罷……」

這遺書保存在妹妹那里。除了妹妹外就只有我一個人看見。

## 十八

傍晚，就在接到哥哥的遺書後的傍晚，塔來看我。

讀着哥哥的遺書時，我忘了塔。看見塔，我又忘了哥哥。

我的她並不會違背約言，我的她並不會拋棄我。她不把臉上塗得又紅又白，她不把

身上穿得花花綠綠，她並不和別的男子在戲園裏，在商場裏，在牌桌上去鬼混。她說話像銀鈴，她笑像陽光。她贏得了我的全量的愛。爲了她我忘了我的哥哥，這也值得。

「林，」她低低喚了我一聲，比從來更親熱，但是我聽出了裏面的嘆息。

我想她一定是因了我今天不去看她而覺得不快罷。我感到了負罪的心情。

「我今天接到了哥哥的遺書，所以——」我好像在找一個可以原諒的託辭。

「林，我要回家去了，」她說得好像很堅決，但我又聽見了洞簫的聲音，在秋天的黃昏裏吹。

「你要回家去？」我忘了自己地叫。房屋在動搖了。她回家去，我們的事情就完結了。

「是的，我明天早晨回去，看母親的病……還和父親商量一件事情。」

「明天就回去這麼快？我以爲你永遠不回家去了！」我絕望地說，我倒沙發上。我覺得要哭了。

「林，」她的聲音從來沒有這麼溫柔過。「不要着急。三四天以後我就會回來。」

「不會的，你一定會回來，你一定會再來。」我忘記了別的一切，我在和那飛去了的希望掙扎。

「她要永遠離開你而去了，」一支鐵筆在我的腦子裏用力刻字。我蒙著臉。她開始嘆息。這聲音打進我的耳裏，痛在我的心上。

她走過來，坐在沙發的靠手上，身子偎着我，一隻溫柔的手撫摩我的頭髮。

我記起了：在幼小的年紀我因了缺乏什麼而哭泣的時候，曾有一隻同樣溫柔的手來撫摩我的頭。那是母親的手，現在牠已經在墳墓裏腐爛了。這一隻手來代替牠，但是只在這麼短促的時間裏這一隻手也將永遠離開我而去了。

「林，相信我，我愛你並沒有一點出於虛偽。」

「我愛你比愛什麼都更愛，比愛我自己還愛。」

「我決不會欺騙你。」

「我爲什麼一去就不回來呢？」

「我撤了，你又去跟着誰呢？」

「我愛你，我永遠不願意離開你。沒有你，我是不能夠生活的。」

「在全世界中，我只愛你一個人。」

「相信我，我三四天後就回來。」

「任是什麼壓力，也消滅不了我對你的愛情。」

「我的愛情是永久的，像星一般地永久……」

她說了上面的話，她的話裏有眼淚，像秋天的雨一般的眼淚，把我的心潤溼了。

我的心也在哭。

「不要回去罷，答應我你不要回去。」

我捏着她的一隻手，不住地撫摩。我捏着她的手，就像抓住了希望。

「林，我知道你的心，但是那寂寞是不會長久的。你且忍耐過這三四天罷。」

「這瓶裏的玫瑰花還沒有凋殘時，我就會回來，回到你的身邊來。」

我的心依舊被秋天的雨澆漑着。

「爲什麼要忍耐這三四天呢？而且你也許會在家裏久住的。他們會不放你走。」我想起那個胖面孔的中年男子。她的走一定和他有關係。

「他們不放我走，這又有什麼用處？我的心已經在這里，單留身體是留不住的。」

她說話，像很有把握。

「他們也許騙你回去，你的母親恐怕就沒有生病，或者就是指的瘋癲病。」

「他們不會騙我。即使母親沒有別的病，我也應該回去看看她。她想念我不知哭了多少次，我做女兒的也該拿點安慰去還答她。」

我聽着她的溫柔而哀婉的聲音，忽然想起了許的話。

每個人都有母親，我沒有。別人有了母親，我就會沒有幸福……

「而且我要回家去和父親商量一件事，一件要緊的事情。」

什麼要緊的事情？一定是我和她的事情。她去和她的父親商量，那麼就糟了。

「你的父親，他不是憎厭外省人嗎？」我驚惶地問。我希望她否認我的話。

「不要緊的。我愛你，什麼都不成問題，」她的聲音微微顫動，好像她對這事情還沒  
有把握。

她自己明明說出來了，是去和父親商量我們的事情。她為什麼要去呢？一定是問題  
發生了。

「唔，不要回去罷。你和父親商量，就像雞蛋往牆壁上碰，只毀了你自己。我們的事情  
就這樣不是很好的嗎？」

她笑了，這笑是秋天的笑，我看見她笑，卻只想哭。

「你真是個多疑的男子啊！我連父親的性情也猜不透嗎？我和他不一定就商量我  
們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回去看母親的病，而且使她相信我在外面生活得很好，她也可以  
放心。」

母親，母親，總是母親，我卻是一個沒有母親的人。

「你不回家去不是很好嗎？或者等到那時候再一塊兒回去不更好嗎？」那時候是什麼時候，她自然懂得。

「林，你為什麼還不肯相信我？我愛你，這不就是一個很好的保證嗎？要是我存心欺騙你，我走了你還不會知道。」

「不要再談這件事情了。你再談我就要生氣，不理你了。」

「你還不能夠了解我和母親的感情，我這一次不同去，這些日子裏我就不會有愉快的生活。」

「又是你的母親！」我的心裏煩躁地想。

突然一個面龐在我的眼前出現了，是許的憔悴的面龐。他用他那抱怨生活的煩愁的聲音責罵說：「你不該因私情忘了大義，你不該阻止她去看她的患病的母親。」

許並不在這房間裏，卻在我的頭腦裏。

我拿什麼來回答他？我的幸福都給別人的母親奪去了。

「去罷，讓希望飛去罷，讓幸福逃去罷。我的愛情會永遠伴着我，一直到死。而且她不會欺騙我，我相信她，我相信她的愛情。」

失望後，我就拿上面的話來安慰自己。

## 十九

我伴着她出來，時候還早。

淡墨色的天空中張着星的網。那些星，永恒的星。

夜是靜寂，空氣柔和而涼爽。是一個值得人留戀的美麗的夜。

「我們去海上看星罷，夜是這樣美麗！」她提議說。

「好，」我感動地回答，我只能夠說出這一個字。

「那麼快點走罷。」

我們走到渡頭，跳上了一隻划子。

船夫動了棹，我們就在海上了。

她的身子偎着我，她的頭放在我的胸前。我嗅着她的髮香，我撫着她的身子。藥在海水裏動，攪得水響。我們只聽見水的聲音。

我把頭仰着向天，她也把頭仰着向天。天上有那麼多的星，白的，紅的，綠的。星在雲眼。岸上有些燈光，卻很黯淡。我們是被夜的網，星的網包圍着。

「現在世界上就只有我們兩個人了。」

「沒有別的人插在我們中間，也沒有人會來把我們分開。」

「我愛你，你愛我，我們永遠相愛，我們的愛情就像星一般地永久。」

她喃喃地說了上面的話，柔和得像夢中的低語。

我忘了自己地埋下頭去吻她的濃髮。

我的心被熱愛充滿了。我忘了自己，卻只記得她。

我的世界裏只有她一個人。

我也想說她所說的那些話。

「呵，那天河，那一條隱約的白帶，為什麼這樣淡呀？」

她伸起手去指天空，話依舊是喃喃的自語。

「現在不是秋天呀！」

我望着她指的地方，一面回答。

「天河西邊那三顆平排的大星不就是牽牛星嗎？」

「呵，河那邊相對着的三顆星不就是他的情人織女嗎？」

「可憐他們這一對愛人一年纔得相會一次。」

「這一道河裏為什麼沒有一隻船？為什麼平時又不修一道橋，定要在七月七日的晚上？」

她喃喃地說下去。

我緊緊抱着她，我覺得我們是在夢中。

「爲什麼只許他們一年相會一次呢？」

「爲什麼他們應該得着這樣大的懲罰呢？」

「難道天上也和人間一樣，愛情也是不自由的嗎？女的星也沒有自由和權利去愛她選擇的情人嗎？」

「河只有這麼寬，水也是這麼淺，爲什麼沒有誰去造一道永久的橋，好讓牛郎過去伴着他的織女呢？」

我們依舊在夢中。

「林，我想在天河上造一道橋，好讓這一對情人天天相會。」

她溫柔地說着夢裏的話，偏了頭看我一眼。她的大眼裏蒙着薄霧。

「噫，你又怎樣可憐我呢？我這個牛郎，也就要失去我的織女了。」

我忽然記起了那一條分隔着我們的河。我的心從夢裏跌下來，傷了。

織女。」

「我就要回來的，回到你的身邊來的，明天，後天，大後天，再過一天，我就回來了。」

「明天，明天這時候我已經看不見你了。我這不如牛郎，牛郎至少還可以望見他的

織女。」

眼裏。」

「唔，不要去看星。你把臉湊上來，讓我挨近些多看你幾眼，好把你的臉兒印在我的

眼裏。」

「林，你看得清楚罷，我怕這里不夠亮。」

「我看得清楚，星的光，還有你的眼裏的光。你不要動。我——」

了。」

「我覺得我的全身要溶解了。林，抱緊些，不要放我。」

「唔，我也是這樣，我覺得我們的生命裏就只有這一刻了。今天一過，什麼也都完結了。」

「呵，明天什麼都會黯淡了。我們頭上的那些星兒明天還會閃耀得這般燦爛嗎？」

「唔，明天不會再有星兒了。明天會下雨，下着秋天的雨。明天就是秋天了。」

「呵，這麼快！春夜竟是這麼短呀！你看，那一顆星兒又落下去了。」

「一個隕星，我的生命裏又多了一個隕星了。」

「林，星兒落下去還會再回到天上來嗎？」

「不會的。星兒落下去就永遠和天空分離了。」

「呵，明天……」

「瑛，你還記得茵夢湖裏那個吉普色姑娘的歌嗎？你常常唱的，再給我唱一次呀！」

「我的心快要溶解了，我唱不出來了。抱歉，我不要放呀！呵，今朝，今朝呀！只有今朝，我

還是……」

我的眼睛不能夠再看見她的眼睛了。

我捧着她的臉狂吻起來。

我不能夠失掉她，她比我自己還寶貴。——這個思想留在我的腦裏。

這好像是一個秋夜，在七月七日，牛郎和織女相會了。  
但是明天，明天一早……

「今朝呀，只有今朝

我還是這麼窈窕，

明朝呀，呵，明朝，

萬事都休了……」

二十

早晨我送她上了小火輪。

在船上我們沒有說什麼話，我就被汽笛聲趕了下來。

臨別時只是淡淡地握了手。我看見她的眼睛已經溼了。

「你等着我——」她連一句話也沒有說完。

「你一定要回來呀！」倒是我說完了這句話。

「你早一點回來罷，」我望着她笑，淚珠卻沿着眼角流下來。

我坐在原來的那隻划子上，回頭望着她招手，但是她的影子被一個胖婦人遮了。

「夢呢，還是真呢？」我自己反覆地問，眼望着小火輪開走了。

回到家裏疲倦地倒在牀上，想睡又睡不着；想哭又沒有眼淚；想站起又沒有氣力。只把眼睛望着天花板，用悲苦的聲音哼了一節「你常在我的懷中，但只在我的夢裏」的歌。

二十一

三天沒有她的消息，我覺得人變老了。

從早晨起就在馬路上走，走到傍晚纔回家。餓了，在西餐店裏喫飯；渴了，到咖啡店裏

喫冰。我的心太熱了。

「許好幾天沒有來。想去找他，又怕聽他的新道學派的理論。一個人，孤零零的一個人。」

晚上疲倦地躺在牀上。心裏癢得很。

「明天她一定會回來了。」

「預備些什麼話對她說呢？」

「這一次回來以後，她就不會再去了。從此她就屬於我了。」

「也許他的父親會留住她罷？」

「也許她的事情會發生變故罷？」

「那麼她就不會回來了。」

「她一定會回來的，她說過一定會回來的。」

「她一定會回來的，她不會騙我。」

「等着罷，今晚一過就好了。」

「呵，春夜爲什麼變得這麼長？」

二十二

早晨，陽光笑進房裏來。

我拭了拭疲倦的眼睛，對着陽光打了一個呵欠。

昨晚做了個她回來的夢。她還說了那麼多的甜蜜的話。

把人打扮得整齊齊齊，到碼頭上去接她。

等了許久，不看見小火輪到。牠今天到得這般遲！那天又去得那般早！

小火輪到了。使我的心數弄得怦怦跳的是那汽笛聲。

坐了划子到那里去。

許多乘客和行李從船上落下來。

我把眼光往四處去找，找我的璐。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獨獨沒有那一對大眼睛，那兩條細長的眉毛。我急急跑上船，叫「璐」沒有她的應聲。

我跑到上面的一層去。

在樓梯旁一些人爭着下來。我注意地看着每個人的臉。

我上了樓梯，留在上面的客人並不多。

我叫着「璐」。他們好奇地看我。

我把船搜索了兩遍。依舊沒有璐。

「她一定是先下去了，」我聰明地想。

「一定是，」我甚至相信起來。

坐了划子回去，上了岸，我就先往家裏跑。

我看見了自己家的門，就顧不得狗叫，拚命跑，一推開木柵門就叫「啞」。

沒有人答應。房間裏一切和我離開時一樣。沒有誰來過。

「你真蠢！她回來一定是先到她住的地方！」這是第二個思想，比第一個更聰明。

「她一定在家裏等你！」

我不顧頭上的汗珠，不顧兩隻腿的疲倦，馬上跑到她那里去。

綠色的木柵門關閉着。我把牠推不開。我按電鈴，沒有人應。我敲門，也沒有人應。門裏開着紅的，白的花，花已經在枯萎了。我想到家裏的一束玫瑰花。

透花的白紗窗帷貼在綠紗窗的細格子上，遮着了房裏的一切。

陽光輕輕撫着我的背，提琴的調子在嘆息。

我走過鄰家，一個小孩望着我笑。

「她或許明天會回來的，」我又有了第三個聰明的思想。

但是明天隔得太遠了。

一定要寫封信去責問他。

「玫瑰花已經在枯萎了，你爲什麼還不回來呀？」

二十三

她的回信來了，是一封快信。

信是短短的字，是顫抖的話，是明顯的。她稱我做林先生。

「林先生鑒——我明白我們以前的往來完全是幼稚的行動，現在我聽從了家父的勸告，決定在家奉母讀書。我和先生的友情就此斷絕，並請先生以後勿再來信，否則即將來信原封退回。敬祝

健康！

這是她親筆寫的信。

鄭佩瑤。」

「可憐的是你們這些受了女人的欺騙至死不悟的男子呀！

「自殺罷，你們還是去毀滅好！」

哥哥的遺書裏的話又來到我的心上。

「哭罷，世間的事情確實是值得人一哭呀！」

我傷心地哭了，我的眼裏滴着淚，我的心裏滴着血。

我用淚眼看着牆壁上的像，她的像和嘉寶的像。

「女人的心究竟是什麼東西做成的？」

我去拔了瓶裏的那一束玫瑰花，是她送給我的，她還指着牠說過她要回來，在牠未凋殘的時候。

但是現在花已經凋殘了。

我把花壓在胸上。我抱着花哭。我要用我的眼淚來灌溉牠，使牠蘇生。我的眼淚是真實的。

二十四

我不再出去散步，春天已經不在這里了。我不再到花園裏去，花不會開得再像從前那樣鮮豔了。陽光不再對着我笑，星兒也不再燦爛地閃耀。

我的房間裏沒有花香，沒有陽光，只有暗的像和嘉寶的像，只有哥哥的遺書，只有我自己的嘆息。

我整日在家做夢。不是夢見我自殺，就是夢見她被殺。

「你們受了女人的欺騙至死不悟的男子呀！」

「自盡罷，你們還是去毀滅好。」

但是我沒有勇氣拿起我的刀子。

許來了。他知道我們的事情，他用那平時抱怨生活的煩愁的調子勸我：

「我原說過你們的愛情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但是我愛她，我還死心塌地般愛她。」我生氣地和他爭辯，我知道他接着就要發表他的新道學派的理論。

「人並不單是靠愛情生活的。」

「在你這樣青的年紀，正應該出去做一點事情。」

「被女人拋棄並不算什麼一回事。一個人的世界是很廣大的，女人是那麼渺小的東西。」

「像你的哥哥那樣爲女人自殺，是再愚蠢不過的事。」

「我不願意看着你去跳那口井。」

「好的女人多得，爲什麼單單死戀着嚙一個？」

「報館裏的生活，那是多麼討厭的生活呀！」

他從「發表理論」終於走到了「抱怨生活。」

「母親，我的母親……」

他永遠不能夠忘記的就是他的母親。

我沒有母親，我的母親已經早死了。

二十五

「我病了，這病是心裏的病。」

「不想喫飯，不想做事，只想躺下去，躺下去哭。」

「人一天天地瘦起來，我每天一面照鏡子，一面嘆息。」

「哥哥墳邊的那些小桃花謝了沒有？給我拾幾片寄來呀！那些粉紅的花瓣也就像

我所愛的姑娘的臉頰。

「在我這里秋天已經來了。這個秋天是不會開花的，牠只會下雨，一滴一滴的雨，把

人的心都要搗碎了！

「這是我的裏的秋天，春天裏的秋天，我一生就只有這樣的季節了。」

「想到故鄉的景物，想到母親的墳墓，想到哥哥墳前的小桃花，想到你的臉龐。」

「呵，令人難忘的江南的故鄉呵！我一定要回來。便是死，也要死在故鄉呵。」

「秋天，如果真正的秋天到來時，我就要抱着我的瘦弱的身子回到故鄉來的。」

以上的話是寫給我的妹妹的。

## 二十六

秋天快完了時，我預備回到故鄉。船票已經買好了。

在動身的前夕，我接到兩封信，是由報館裏的許轉交來的。

「林——來看我一次呀！我已經躺在死牀上了。可是我定要在未死之前見你。」

面，哀求你的寬恕。無論如何我一定要見你一面。

我已經病了一個多月了。死並不是可怕的事，尤其是對於這個喪失了一切的我。可是那寂寞，那心的寂寞，寂寞地死，寂寞地躺在墳墓裏，風吹着墳邊的樹，像許多人在哀哭我的心怎麼受得下去呀！

秋天的陽光已經照不到我的頭上了。我的牙齒已經不能夠剝那龍眼菓了。苦的藥湯，永遠是那苦的藥湯，還有父親的像古書一般的話，像神像一般的臉。

我常常背着人暗暗把藥湯傾倒了。我為什麼還要喝牠呢？對於我死不是比活着更好嗎？

七夕要到了。天空中的星一定閃耀得多麼燦爛！可惜我不能夠起牀看那牛郎織女的一年一度的相會了。

我的牛郎什麼時候纔來看他的織女呢？

海，天，星……多麼令人懷念呵！

我不會嫁到陳家去了。你放心，現在任是什麼力量都不能夠把我的身體奪走了。我把心給了你，把身體給了死。我就要死了。

我愛你，我到死也愛你！

你還恨我嗎？你還爲了那封短信不肯寬恕我嗎？

來呀！來呀！便是你來責罵我，我也是快活的，因爲我看見你安全，知道父親的手槍不會再打到你的頭上了。

來呀！趁着我的臉上還開着玫瑰花的時候。

你的路。」

這是第一封信。

「林先生——我的姊姊是本月二十五日上午九點鐘死的，她臨死前常常喚着你的名字。她並且叫我把她的頭髮，剪下一縷來寄給你。我照她的話做了。

她死得並沒有一點痛苦。臉上留著玫瑰花的顏色，眼睛微微閉着，嘴邊露出一個微

笑。秋天的陽光照在她的臉上，我們還以為她在熟睡呢！

她的最後的話，據我們聽見的是——『愛情……永恒的星……像星一般地永

久……』

敬祝

健康！

鄭佩璵。」

這第二封信是她的堂妹寫的，兩封信的日期相差快三個禮拜。第二封信還是十多天以前寫的。

「信是什麼時候來的？」我大聲問許。

「你看日子就知道了。是我故意藏起來不給你，我怕她的信會使你改變回家的計畫。我怕她的信會使你重新墮入愛情的網裏，所以我藏起來。一直到這時候纔給你，我沒有別的用意，完全是爲着想你好。」

許的瘦臉發紅起來，他的抱怨的聲音變爲口吃了。上面的一段話費了他許多的時

間。他顯然是在誠實地，笨拙地找託辭。

我第一次看見這個新道學家受窘，但是我卻氣得要哭了。

「你看罷，」我把兩封信一齊遞給他，心裏想罵：「你的新道學派的理論把我毒害了！把她殺死了！」卻沒有說出來。不錯，他是爲着想我好。

現在真是一切都完結了。

我倒在沙發上，從這第二個信封裏摸出那一縷頭髮，她的黑髮，把牠擱在手掌上看。粉紅的衫子，黑的短裙，亮的大眼睛，細長的眉毛，黑的短髮，……一個人的影子在我的面前立起來。

但一閃眼她就不見了。

我不轉眼地看著那一縷淡墨色的頭髮，我把臉俯下去，差不多要俯在那上面。我彷彿還嗅到百合花的清香。

我又把嘴唇放上去，去吻牠，像吻一個美麗的回憶。

好柔軟的頭髮呀！

有著像花一樣的清香的頭髮呀！

使我回憶起南國的春天的頭髮呀！

然而在我這一生裏還會有春天這一個季節麼？

天秋的天天春

版初月十年一十二國民

版六十月三年六國民

角四元一幣國價定冊每

|                  |                                                                    |                |
|------------------|--------------------------------------------------------------------|----------------|
| 印<br>刷<br>者      | 發<br>行<br>者                                                        | 著<br>作<br>者    |
| 開<br>明<br>書<br>店 | 開<br>明<br>書<br>店<br><small>代<br/>表<br/>人<br/>范<br/>洗<br/>人</small> | 巴<br><br><br>金 |

印圖准不，權作著有

(68P.) W

英



<sup>10</sup>  
~~¥5000~~ ¥1000